



白雄

羽

子

上海图书馆
藏
上图

上册

白羽
雄娘子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A541 212 0035 37518



513140

· 著羽白 ·

雄 娘 子

—— 次目册上 ——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車前攔雙美酒樓論人妖……………一 |
| 第二章 | 護芳鄰兄妹禦寇……………一九 |
| 第三章 | 幕後短劍窗畔嗅異香……………三九 |
| 第四章 | 外家避賊突逢賣花娘……………五一 |
| 第五章 | 雄娘子再呈色相……………七一 |

雄娘子 (上)

白羽作

第一章 車前攔雙美酒樓論人妖

湖南株州西南，有一個小地方，叫做黎家沖。黎家沖地方住着一位隱居的老武師，名字叫黎道朗，原是南方有名拳師。當黎道朗中年的時候，在岳陽一家鏢局作事。鏢局字號是長勝記，總鏢頭朱宏業，年歲已老，他却很佩服黎鏢師的武藝，把他倚爲左右手。因這黎道朗鏢師，不但武功好，而且人緣佳，所交的朋友，各界都有，拉攏既大，在保鏢行自然吃得開了。往往有別位鏢客，押貨出行，沿途發生了事故，得罪了江湖人物，甚至於鏢貨被劫；經長勝鏢局聞耗之後，就派由黎道朗鏢師，拿着長勝鏢局的名帖，備具拜山的禮物，前往肇事地點，疏通人情，每每的能把失鏢和平討回。以此黎道朗在鏢局勞苦功高，一直幹了二十來年，已經升爲副總鏢頭，而且加了「人股」。

等到黎道朗鏢師五十多歲的時候，本局鏢客又因爭鏢道，和同行起了糾葛，雙方鏢客竟以武力拚鬥起來。臨到末了，總鏢頭朱宏業，仍煩黎道朗前往折衝。費了很大的力量，幸得化險爲夷，把鏢道爭回來，却得罪了好幾位朋友。黎道朗爲此灰心，覺得同業相爭，比起跟綠林道打交道還難，他就暗暗地有了退志。

如此又對付了幾年，黎道朗已然五十七歲了，並且家成業就，子女長成了，他就向鏢局

告老乞休。恰好此時他的第一知己好友總鏢頭朱宏業已然逝世，朱宏業的二弟朱宏道接管鏢局，黎道朗決計退股，告老還鄉，朱宏道自是懇切挽留，無如黎道朗去志已決，又耽擱了一個多月，到底算清股款，退出鏢局。那朱宏道自然依禮餽贈，又排筵歡送，黎道朗便這樣善退了。

黎道朗老不歡心，回轉黎家沖，拿出錢來，開了一座酒樓，又在店舖後面，鋪着把式場，照樣授徒傳藝。這時候，黎道朗的一子一女，早已長成。長子黎紹光，幼承父學，善使單刀鐵拐，年已二十七八歲，生得長身量，重眉毛，兩眉甚闊，十分雄壯，次女黎小霞，年已十八，至今未嫁，也生得長身玉立，氣度英爽，頗有英雄氣概，善使雙刀，又精暗器。却恪守閨訓，從不在外面炫才。外面的事，和酒樓的營業，都由黎紹光主持；老當家的黎道朗只和門徒們在酒樓後面練武場，督促門徒習藝，也不過是一半結習難忘，一半隨意消遣罷了。

這一日，夏末秋初，寶泉居酒樓，（就是黎家新開的那一號，）當未申之交，正是午飯已過，晚飯未到，酒飯座空虛無人。少掌櫃黎紹光也覺得悶悶無聊，便推樓窗，往外閒眺。酒樓對面小巷，住着一家姓張的讀書人，家中人口恰與黎家一樣，也是一個老頭兒，守着一子一女，老婆兒早死了。不過張老者不甘寂寞，新續絃娶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老處女姓王。這老處女大概是因為婚姻不遂，芳春虛度過去了，現在雖然出了嫁，給張老頭做了填房，她却被環境激迫得脾氣很怪。而且張老者不比黎武師，那是一個身體很弱的老頭子了，與這張王氏年貌既不相當，這老處女做填房就鬱鬱不樂，每每的好生悶氣，鬧小性，跟這前室之女兒家姑娘鬧督拗，連兒媳婦也跟她不和。所幸張門乃詩禮之家，雖然娶了這麼一個幽怨乖僻

的禮室，大體上尙能相安於室，不過不甚融洽罷了。

張姑娘今年十九歲，小名桂枝，從前和黎小霞，乃是閨房良伴。自從張家繼室過門，黎小姐看出這張王氏撇嘴咧嘴的怪脾氣，就漸漸跟她們疏遠了。而且黎小姐年歲也大了，也不便再串門子了。

張家的大少爺，叫張金鉉，和黎紹光，又都是本街上出頭露臉的人物，女眷雖不常走動，男子照樣往來。街面上每有公益的事，多是黎紹光和張金鉉出頭；所以，黎家和張家不但是近鄰，而且是通家之好。

這天午後，黎紹光在酒樓清靜的時候，對窗閒看，恰望到張宅的門口。門口只有一個小販，放着鮮果桃子，有一兩個小孩，圍着果桃買零食。還並沒有怎麼，黎紹光只是漫不經心的閒看罷了，心上空空洞洞的。忽然間，由大街抬來兩乘小轎，跟着一輛轎車，直開進小巷張宅，便打住了，一個聽差，一個女僕，先從車上下來，過來到轎旁扶持，轎帘一挑，先下來十六七歲一個少女，衣裙富麗，是大家閨秀模樣，黎紹光並不認識，大概猜想，許是張宅的親戚眷屬了。第二乘小轎下來的，恰是張家桂枝小姐。兩位小姐由女僕跟隨，都進宅去了。聽差先進去一趟，隨後拿出錢來，把小轎和轎車全開發走了。於是砍當一聲，張宅的朱紅大門交掩，小巷除了果桃，又寂靜無人了。

少掌櫃黎紹光，在酒樓上，看了個清清楚楚，心想這大概是張桂枝到亡故的母親的外家去了，這是剛回來，但不知同來的少女，又是何人。心頭微一作念，隨後也就丟在腦後，把眼光一放，更望到遠處。遠處是鎮外農田，一片青蒼，被片片林木遮掩住。黎紹光看了一回

，又收眼往下看，恰好又注視到小巷張宅門前。這功夫，忽有一穿長衫，戴大草帽的少年，從大街穿過，一直進小巷，到張宅門首停住。片刻之間，圍著張宅繞了兩圈，末後就到果桃前邊，似乎也買果子吃，又似乎正和果挑小販搭訕着說話。這個少年忽然回頭往身後望了一眼，從身上掏錢，買了兩大捧果子，分送給挑子旁的孩童，一面湊和着，跟小孩攀談。

少掌櫃黎紹光是個行家，一見這情形，心中一動，自己問自己：「這個傢伙是做什麼的？看光景分明是刺探甚麼。……他是私訪的六扇門？還是拾買賣採盤的黑道朋友呢？」不過這少年穿章打扮，類似書生，又不很像黑道上挖窟窿，跳牆頭的合字。黎紹光心中滋疑，不覺的盡力注目下望；只可惜相隔較遠，看不十分仔細，更看不出這少年跟小販講甚麼話。

但是黎家冲這個市鎮，因是黎鏢師的故鄉，一向地面很安謐，劇盜關照情面，不肯來打攪，小賊懼怕威名，更不敢來鬧禍；黎家冲可以說這些年，沒有發生過盜案竊案。而張宅又是書香人家，不會犯法被官人查訪的。鄰舍也都是良懦之民。黎紹光這樣想，便又釋然，不再竊看了。他就轉過臉，往別處眺望。

過了一會，那少年生客還未走，黎紹光不禁回過頭來，再往下看。那個少年竟又買了許多果子，靠張宅大門，坐在小販的小凳上，且吃且問，談個不休，把果核果皮丟了一地。忽然間張宅大門開了，出來一個聽差模樣的人，似乎嫌門前弄髒，衝那小販指手畫腳，似在譴責。想是話頭傷了那個少年客，少年客突然立起身來，和聽差對吵，而且把一堆果子（似乎是瓜子落花生），都撒在地上，態度很傲慢。聽差也不服氣，兩人竟要動手，被小販作揖打躬的勸開了。

隨後便是懸差曉曉的進了宅，拿出掃帚來；那小販搶過去，接了掃帚，代爲清除果核。那少年立在門旁，似乎也消了氣。等到小販把地掃淨，聽差接過條帚進了宅，關上街門；小販也跳起筐走開，那少年也就不再逗留，轉身出離小巷，轉灣抹角不見了。

黎紹光把這一台吵街小戲看完，以爲這少年穿章雖整潔，大概還是個光棍泥腿罷了，只是氣度又不大像。正在揣摩着，身後一陣樓梯響，上來兩人。回頭一看，前行的是一個戴大帽的長衫少年，和剛才吵街的生客模樣相似，後行的便是本酒樓的堂倌了。

這少年生客上得酒樓，往四面一看，只有他一個座客，他立刻面露笑容，略一踟躕，一直趨向臨街窗前的座位，擇了一個座頭，恰好望得見對面小巷，摘帽子坐下了。堂倌上前，問客人要甚麼酒菜。這客人說：「先泡一壺茶，酒飯隨後再叫。時候離吃飯還早，我要在這裏等候朋友。」堂倌答應着，下樓去了。

少年生客就座四顧，側目看了看少掌櫃黎紹光，略一注意，旋即回過頭來，臨窗外望，意態很是蕭閒。少掌櫃黎紹光，暗暗打量這個生客，已然斷定這一定是在對巷張宅門前打幌的少年。這少年的行止很覺可疑，黎紹光就坐在隔桌，暗中琢磨這個少年，並要看他以後的舉動。過了一會，堂倌給打來淨面水，泡好了茶，這少年慢慢喝茶，兩隻眼依然往對巷看。

少年客守着茶壺，竟喝了半個時辰，被堂倌連問數次，他這才點菜，要酒。一面緩緩斟低啜，一面伸着頸頸，往窗外望着，還是窺看那對巷張宅。這種舉動，引得少掌櫃黎紹光越發不肯離開地方，在旁桌盡量冷眼打量這個少年。只從表面看，這少年瀟灑昂藏，頗有豪氣，似乎不與平常百姓相類。黎紹光更打量他的身手，覺得手掌頗大，青筋微露，與那白皙的面

庸不類，這很像一個會武的人，却又沒有拳師鏢客的粗率氣，黎紹光暗想，這個人多半是獨行客，江湖人物，可又有些稚氣。近來株州一郡，連傳離奇盜案，莫非就與此人有關嗎？心中猜疑，更想仔細察看少年客的眼神和氣度，黎紹光使離開旁桌，閒閒地轉到少年對面的酒座那邊，坐下了，慢慢的窺察。這少年也抬頭看了黎紹光一眼，似乎毫不理會，仍然獨樂其樂的飲酒閒眺。忽然間，少年似有所見，身軀一挺，目露光芒，又扭頭看了黎紹光一眼，收回眼光，低下頭吃菜。黎紹光被他這一看，心中微動，這少年客的眼可有點厲害。

當下，黎紹光先越發覺得少年客孤蹤可怪，少年客依然是旁若無人。不覺的耗過了一個時辰，黎紹光已看出少年不是喝酒，只是在這酒樓耗着，不是等人，就是等時候。黎紹光心中微笑，「我這黎家冲，好久沒有鬧賊了，莫非今天真要有事麼？莫非真是對巷張秀才家，謾藏誨盜，勾來了歹人不成麼？這個，我父子可不能不管。」黎紹光雖然這樣猜，心上還是不肯相信。暗中又想：「且看一看這少年客是否有同夥，在這裏訂約相會。……不過，這少年眉目清秀，相貌不俗，又未必準是歹人。」黎紹光面對一個異樣的生客，未免想入非非，有些個胡思亂猜了。

但等到又耗過半個時辰，已到了晚飯時光，漸漸走上飯座的時候了。於是一陣樓梯響，從下面上來了三個客人，其中有一位是本地商人，和黎紹光還認識。黎紹光忙過來打招呼，那商人對黎紹光說，是與同行借這酒樓，宴請一個遠來商販。當下寒暄過了，三個客人落座，那商人還請黎紹光入座，黎紹光當然謝絕了。

三個酒客就坐在少年生客的隔桌，先是分賓主讓坐位，次是點菜叫酒，亂了一大陣，方

才坐定飲酒。三個客人說的全是買賣交易，隨後三杯入肚，又談到別的閒話上。大概那首座客人是個外江販貨客人，話引話很談了一些「行路難」，「路劫多」的江湖艱險。那個陪客，又說近年地面上不靖，不但出門難，便是在家做生意也是不易。頭一宗是官面的騷擾，和土棍的搗亂，全使得商人沒法子安生。

如此談下去，這三個座客竟由生意經，扯到江湖道了。三個人旋即罵起車船店脚，勾結會幫，種種刁難，比開黑店還霸道。跟着又講起近數月來的盜案。某商人路遇攔江賊，弄得船貨皆空，只僥倖逃回性命。某商某行雇了鏢客，想不到半路上遇見挖店的小賊。說來說去，竟講到近日吏治廢弛，綠營黑暗，才弄到三江五湖，羣盜如毛。

黎紹光在旁聽得暗笑，這些買賣人漫罵盜賊，固然是言者無心，只恐怕聞者有意。黎紹光就用冷眼，偷窺少年客；少年客似乎不甚理會，只抬頭望這邊瞥了一眼。忽然間，那邊座客又談起了人妖和採花賊，上首客人就大罵起新近株州發生一件事。說是有個男扮女裝的賊，到處誘騙良家婦女，既破害了人家的貞操，又劫去女子的珍飾，實在是萬惡滔天。那個陪客就說：這樣的妖賊，既然是男扮女，想必生得很俊俏，猜他的出身，一準不是正經綠林好漢，多一半是戲班中的旦角，或者竟是武旦，若不然，他怎會有很好的武功？據說這個男扮女裝的妖人，脚下也是蓮步珊珊，頭上也蓄着長髮，言笑舉動，和女子無異。只等到採花做案時，受害的人才知他是男子。這樣看來，好人那裏肯縱扮女人的，這一定是個像姑鬻童之流。

座上客說到這裏，全都笑了。那個做主人的就指着陪客笑道：「我們四爺，就素好男色

，你要是遇上這麼一個雄娘子，你準樂了。」三個人說着全笑了，那上首客又說：「據我猜想，這個男扮女的妖賊，也許就是甚麼地方大盜的男寵。既然是女子打扮，又有這麼厲害的夜行功夫，他準是大盜的孿童，從他孤老那裏，學來的能耐。」那做主人的就大笑道：「有你這麼一猜，大概是這樣的。」又看看那陪客說：「四爺你不是挑識過四喜班的胡綵雲麼？胡綵雲就天生的跟女人一樣，他的武把子又好，你問問他，會上房不會？」陪客笑道：「胡綵雲只是個花旦，他再不會當強盜。」主人道：「他可是比女人還風騷呢。」上首客笑道：「所以四爺就教他一個小兔蛋，迷的連家都不顧了。」

於是，這三個座客就大談起人妖和男旦，又提到採花賊，座上客笑道：「這個男扮女的採花賊，也許會碰見男子。像他這麼鬧法，倘有一天，碰上一個武功很硬的男子，把他竟當女子活捉住，他就採不了花，還要被採花吧。」主人道：「那可是沒準的事，他只顧玷污人家的婦女，他自己也許免不了一報還一報，當下被人捉住，竟拿他當女人。……」

正說得興頭上，猛聽蓬的一聲，又嘩啦一響。三個客人吃了一驚，忙回頭尋看。只見那隔座的少年客，把飯桌拍得山響，大罵起來。三位座客不知那裏的事，正瞠目不解，酒樓的堂倌慌忙跑到少年客面前，抄着手很客氣的問：「客爺，是您……您還要甚麼不要？」

少年客怒睜二目，看着隔座，半嚮才說：「混賬東西，你們這買賣怎麼開的？這是吃飯的地方，怎的滿嘴噴糞！天生不長眼珠子的下賤胚子，你們一家子全是像姑，你們一家子全是兔蛋！」一片大罵，把堂倌罵得翻白眼，不知所謂；那邊的黎紹光早已看出楞縫來了，可是他他把怒火一按，一聲不響，只衝堂倌施了一個眼色。堂倌依然和顏悅色，向這少年客極力

敷衍。低聲下氣的問：「是不是要熱酒？是不是還要別的菜？」少年客含嗔不語，仍然斜瞪着隔座，似乎隔座三個客人只一答腔，這少年便要向他們挑隙。隔座這三個買賣人却覺得少年客無端發怒，又跟自己不認識，覺得他不會罵到自己頭上，主客三人扭頭觀望着，都楞住了。俄延了一會，便沒人拾這個渣，仍然扭轉頭去，照舊傳杯歡飲，照舊談自己的話。

不過那個請客的主人，心意也有點不對勁，疑心這少年指桑罵槐，也許罵的是自己。只是天底下斷沒有拾罵的人，「我却不理他，我還是談我們的。」眼望着那個陪客，重提前話；那個陪客也自會意，兩個人咬定了男扮女的採花賊，越發惡罵起來；甚麼兔蛋，變童，像姑，男妓，越說越醜。一面罵，一面側目看着隔座少年，心想：「這小子莫非也是個兔蛋，我們閒談，罵着他了不成？他還真敢答聲不成？我偏要罵；看到底誰拾罵。」

這個請客的商人，自問應付的招兒很陰，又自恃是本鄉有地位的人，同座的人數又多；料到少年客人單勢孤，不會接聲明吵。他就一面罵，一面衝那陪客施眼色，兩人都含着惡意的笑。他們萬想不到這個少年早已怒滿胸膛，到此再忍不住了，把桌子一拍，站起身來，面向三客喝道：「你們三個東西，是在這里吃飯，是在這里罵街？呸，我問的是你！」

請客的商人見少年紅着臉，瞪着眼發威，他就傲然的把身子往椅背上一仰，冷笑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我跟你認識，你問不着我！」少年越怒道：「我偏要問你，我不是幹甚麼的，我就不許你們三個東西，在這里胡言亂道，髒了太爺的耳朵！」

這商人不識起，倒還拿着慫賴的神氣，向少年說：「我們是罵臭賊，罵男扮女的像姑，我們沒有罵你呀！這可真是怪道……」轉臉對同座笑道：「我們罵兔崽子，竟有人挑了眼

，好像罵了他似的，難道說人還有自認是當像姑的不成嗎？」

他還在說便宜話，少年早已玉面泛紅，順手抄起碟子，罵一聲：「滿口噴糞的東西，大爺今天要教訓教訓你！」兩隻磁碟脫手飛來。這商人噯喲一聲，起身要閃，不知怎的身子反溜到桌子底下，碟子整打在椅子背上，頓時粉碎。少年客跳過來，掄拳就打，那個商人竟夾在桌椅當中，動轉不得。那個陪客和上首客一齊喊罵，站起來要幫拳動手；眼看這酒樓面要受池魚之殃。那邊旁觀的少掌櫃黎紹光再也耐不下去了，忙走到少年背後，叫了一聲：「客官且慢！」這功夫，少年把那陪客搗了一拳，推到一邊。那上首客才繞桌子轉過來，竟吓得舉着拳頭空嚷。這個宴客的主人好容易從桌椅夾縫鑽出來，頭頂後背，連挨了少年三四拳，弄了一身菜汁，這時就瘋了似的，撲上來抓打少年。少年只一伸手，便扣住商人的手腕，一帶一推，又把他推倒在椅子上，竟把椅子連人都推倒在地。少年又一轉身，來揪打那個陪客。黎紹光這才迫不得已，把少年的胳膊一架，說道：「客官，請不要動手！」

那個跑堂的也早過來，伸手扶攙那個挨打的商人。商人怒極，竟掙扎着，要跟少年擰頭。少年忙把胳膊一掙，不料他的胳膊被黎紹光買住，倉卒沒有奪出來。少年暗吃一驚，努力一掙，伸左手照黎紹光手臂上一切；黎紹光竟用左手一穿，把少年兩臂全架住了。然後輕輕一送，把少年客推送出兩三步外，離開了三酒客。然後微微陪笑說道：「客官請息怒！客官看在我的面上，請息怒！」於是鬆了手，把身子橫遮住。

這功夫，堂倌們也已勸住了三酒客，三客依然嘵嘵叫罵，兔長兔短的罵；少年客只是愧忿。等到鬆開手脚，回身凝眸，打量黎紹光。黎紹光滿臉是笑，不住的打躬。

這少年客要變臉打黎紹光，却是他看出黎紹光的體態神情，似不易與。暗想：「這是個行家！」心中仍很不忿，抗聲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剛才托我腕子的，可就是你！你要替他們拔鬮嗎？」

黎紹光拱手笑道：「客官您誤會了！這小酒館就是在下開的，凡是顧客，都是我在下的衣食父母。如果酒言醉語，吵鬧起來，我在下一定要捨死忘生的勸解，我決不敢偏向一方。」很客氣的站在少年客面前，左一個揖，右一個揖，似乎陪禮，恰好把隣座三客擋住了，教他們雙方都沒法往一塊湊。

少年客氣勢虎虎，努目不語。那隣座三個客人有點不識起倒，此時有了人勸，三個人捋袖子，伸胳膊，喊罵不休，仗恃着三打一，要撲過來羣毆這少年客，堂倌們竟攔阻不住，眼看兩邊又要擠到一塊。少掌櫃黎紹光胸中冒火，趕忙回身，伸雙臂，把三酒客擋住，口中連說，別打！」急急向那做主人的酒客再三示意，又高聲說：「你動不得手，快消消氣罷。回頭我對你說！」

此時酒樓下的人也已聽見喧鬧，跑上來幾個人，內中一位司賬和堂倌們，都過來勸架。黎紹光授意司賬，把三個酒客勸到別間，單留下少年客，由黎紹光對付。

這少年客已經看出黎紹光目露英光，膀闊腰細，兩手粗筋暴露，像個有功夫的人。他就忽然收拾起怒氣，見座無他人，滿面佯笑，向黎紹光拱手道：「我謝謝閣下，若不是閣下勸架，剛才我一時魯莽，就許打出是非來！這實怨我沉不住氣；可是剛才那三個畜生，也真混賬。這是甚麼所在，竟敢信口噴糞。也許你們這個地方，時與這一套，偏拿髒事當糞抖露，

我是外鄉人，耳朵有點裝不下去。……」

這話其中帶刺，似乎連黎紹光也稍帶上似的。黎紹光雖然是鏢師家風，做了多日生意，比較的躁釋矜平，一任少年客惡言詆斥，他只陪笑勸解。又招呼堂倌：「這位客官的酒涼了，快給重燙。」客客氣氣請少年入座，自己在旁相陪，一味順着少年的口氣說。果然把少年的怒氣和敵意全化解了。然後黎紹光假做無意，淡淡的向少年請教姓名，打聽職業，何時來到黎家冲，有何貴幹。

黎紹光問的口氣儘管平淡，少年客不是傻子，只是說自己姓張，到黎家冲，乃是路過，要在此地會個朋友，別的話一點問不出來。黎紹光正覺失望，少年客忽然手指臨窗對面的小巷，問道：「黎掌櫃，我跟你打聽打聽，這小巷這座大門，可是姓張嗎？他家可是個秀才，家裏有個年青姑娘麼？」

黎紹光順手往外一看，頓時恍然了。「這小子果然是衝張家姑娘來的！好哇，瞎了眼的東西，真敢到我們黎家冲來採盤子，哈哈！」扭轉頭來，再看少年客，少年客正在釘着自己，想必是自己動了感情，臉上變色了。忙按下心頭火，陪笑說道：「你老問的是黑大門那一家嗎？不錯，他家正姓張，倒也是個秀才，家中倒也有個沒出閣的姑娘。不過他們家乃是世代書香，在本地很有勢力，聽說他家至今還僱有護院的武師呢。他們家是一大戶，人口很多，可以說是我們黎家冲的首戶，有名叫做張大戶。」他就一半惡作劇，一半紮實，把張家大形容了一番，又說到張宅的護宅武師，功夫很強，上年曾經捉住挖房洞的小賊，幾次被他們打折了腿。那少年客漫不措意的聽着，似乎也知黎紹光言中有物，想要開口和黎紹光抬杠

，不知怎的，張了張嘴，又不言語了，也不再問了。

這少年客喝完殘酒，就叫跑堂的拿飯來。忽忽吃罷飯，算還飯賬，向黎紹光拱了拱手，下樓而去。黎紹光暗想：這東西一定不是好人，只怕我的話未必能把他震住。遂又到樓窗前，往下看了看，已不見那少年徘徊。遂又到那三個酒客那里，敷衍一陣。這是已到晚飯時候，飯座越來越多。黎紹光便信步下樓，到樓下去了。

轉瞬天黑，萬家燈火齊明，黎紹光預備回家，剛出酒樓，突又跟那少年客碰上。少年客想是又到這里吃夜飯來了。黎紹光暗囑堂倌，留神少年的舉動，他自己一逕回家，找他父親商量此事。

老鏢師黎道朗正在家中飯後閒坐，女兒黎小霞自在閨中刺綉。黎紹光一到上房，見了父母，便問：「妹妹呢？」黎老太太說：「她在廂房呢。」黎紹光便叫婢女快把小姐請來。

黎老鏢師看出兒子的舉動，有些奇怪，遂問道：「甚麼事？我看你臉上神氣，好像有事，你找你妹妹做甚？」黎紹光做出淡漠的樣子來，陪笑道：「沒有甚麼事，只是今天在酒樓上，遇見了一個外來客，好像綠林人物，衝着張秀才家來的。我打算對父親講一講，把妹妹叫來，教她也聽聽。」黎老太太不禁失笑了！「張家就算鬧賊，有你妹妹甚麼事？真格的，你要教你妹妹施展武藝，出去拿賊嗎？」

黎紹光也笑了，說道：「我只是叫妹妹聽聽，好讓她也長一點見識。」談話時，黎小霞姑娘已被使女請來了，挨着母親坐下向黎紹光問道：「哥哥是叫我嗎？」

這功夫，黎紹光已有些後悔，這話似乎不該當着母親說。母親是最不喜歡兒女談論江湖

上的事的。對待女兒，更是嚴加管束，不準她拿刀動劍，以女俠自命的。不過黎老鏢師又喜歡女兒聰明，願意把家傳拳技，傳給女兒，說是可以健身，可與禦侮。學會了拳，沒有甚麼害處的，何況我們又不教女兒出頭露面，不打算跑馬賣解，這有甚麼相干？而且，黎小霞姑娘和她哥哥只差六歲；當年黎老鏢師教給兒子練拳脚，練兵刃時，爲了試招喂招的方便，便將女兒與兒子同教，現在女兒的拳技，跟兒子也差不多。女兒又喜愛學，兒子又直慫恿，黎老太太雖然不以爲然，也拗不過丈夫兒女去，平日爲了這事，可也短不了抬杠。

當下，黎小霞已然出來，黎紹光儘管自悔失言，也就不能不講。遂對妹妹說：「今天在酒樓上，遇上一個外來客，好像是道裏朋友，衝着張秀才家來的。據我推測，這個東西多半不是好人，他不只是衝着張家的財產轉念頭，弄不好，還許是衝着張家桂枝姑娘來的。」說着，轉臉對黎老鏢師說：「爹爹，你說怎麼辦？這少年客品貌清俊，兩隻眼却歹毒，決不是好賊，而且他釘得很緊，先在張家門口繞，後來又上咱們酒樓來，假裝飲酒，暗中實在是窺探張宅出入口，而且是來了兩趟。據孩兒推測，這小子如果是下五門合字，今天夜裏，就怕他要來下手。孩兒想，爹爹是出了名的鏢師，現在萬一堵着我們的家門口，出了搶案，盜案，淫殺案件，我們簡直是沒法再在黎家沖住了。這是一節，再說張家跟我們又是通家至好，張家桂枝姑娘在她家中，又跟繼母不大和好，萬一外間有個風吹草動，她那繼母更要振振有辭了。剛才孩兒在舖子裏琢磨了好半晌，覺得此事我們不能袖手。至不濟，也得想法子關照張家一聲。爹爹您想，怎麼辦才好？」又回顧黎小霞姑娘道：「妹妹可不可以用你的口氣，派個使女去，把桂枝姑娘邀到咱們家坐坐呢？」

黎紹光的意思，是要教妹妹到張宅假裝串門，送個信去；當着他母親，有點不敢明說。果然黎老太太不高興道：「你們今天練把式，明天練武藝，把眼都練邪了，看着誰都像綠林；這那裏是治家之道！常言說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就算真有小偷兒，衝張宅打主意，又礙着咱們甚麼事？況且張家那位續絃娘子，酸溜溜的，咱們更犯不上管他們家的閒事！」

黎老太太說話很絮叨，竟麻煩了好半晌，鬧得黎紹光黎小霞這兄妹倆相視微笑，全不敢答腔了。黎老鏢師皺眉道：「你又嘮叨了，紹光不過是說，看出有歹人琢磨我們的四鄰，我們又是幹過鏢行的，不能裝聾裝啞，我們這是商量商量，你不用管了。」

但是黎老太太老不歇心，一定要干涉：這老夫婦眼看要抬扛，黎紹光正要勸解，黎小霞抿嘴一笑，站起來，出去了。功夫不大，黎紹光的妻黎大娘子從廂房出來，到老太太面前，討論裁衣服的事。黎老太太不知不覺，跟着兒婦，到廂房看衣料去了。黎老太太前腳走，黎小霞姑娘後腳進來，面含譎笑，向父親和哥哥說：「娘已經裁衣裳去了，爹爹和哥哥快說罷。可是教我到張家，關照桂枝姐姐一聲嗎？」

黎老鏢師攔阻道：「你先等一等。」轉問黎紹光：「你說的這個少年客真是綠林嗎？你不會看錯嗎？」

黎紹光道：「決計看不錯，我再告訴你老一件事。剛才那少年在咱們酒樓上喝酒時，恰巧鄰座上有三位酒客，因為酒後閒談，順口漫罵賊盜，這個少年客就面帶怒容，很不喜歡聽。後來他們罵起株州近來鬧的人妖案子，和淫賊採花的案子，好像整罵着這個少年客的心病

，他居然答了腔，要打人。孩兒勸了半天，才把他勸住，同時我也就試出他的膂力。他果然很有功夫，那三個酒客竟不是他一個人的對手；若不是孩兒把少年客的臂腕架住，那三個酒客當下就要吃大虧。」

黎老鏢師起初很留神聽，聽到末後，不禁搖頭道：「這未必是綠林，倘是綠林，焉肯在酒樓中露相？」

黎紹光笑道：「爹爹你是沒看見這個少年，這少年客十分狂傲，恐怕是初出茅廬的綠林，所以才這麼張狂。孩兒自信決沒把他看錯。」

黎道朗老鏢師仍不甚相信道：「我只怕你看走了眼，現在這個少年還在酒樓不？」

黎紹光道：「一定還在，他又吃夜飯來了。」

老鏢師道：「那麼，我先去看看去。」

黎小霞道：「我也跟了去。」老鏢師不悅道：「你一個女孩子家，做甚麼去？」黎小霞很不痛快，面對哥哥說：「我一個女孩子，你叫我出來做甚麼？」招得黎老鏢師也笑了，用好言安慰道：「我知道你們，學會了本事，願意找個機會試試。你放心，我進教你試試好了，不過得瞞着你母親。」說罷，穿上長衣服，和黎紹光一同離家，逕奔到酒樓。

那少年果然還沒走，依舊坐在樓上臨街的窗前酒座上，自斟自飲，不時往窗外對巷窺看。少掌櫃黎紹光便暗暗引領他父，隔帘窺伺這少年客的舉動。頭上脚下，看了半晌，黎老鏢師就悄悄囑堂倌幾句話，然後自己假裝飯客，一直走進來，擇一副座頭坐下，和少年客正好對面。叫來一壺酒，兩碟菜，慢慢獨酌，潛加品察；少掌櫃在外面等候。

這時飯客不少，樓上很熱鬧，但是獨酌的酒客，只有這個少年和黎老鏢師。黎老鏢師乍進來時，這少年只抬頭看了一眼，似乎也覺得黎老精神矍鑠，體格壯偉，有些異樣。可是他依然很傲慢的自斟自飲，不時把堂倌叫到面前，問東問西。堂倌預受黎老之囑，一面權詞答對，一面設言誘引。那少年居然自承是武林之士了。

黎道朗老鏢師，足足窺察了小半個時辰，看眼神，看體氣，看穿章打扮，聽談吐，聽他與堂倌問答，已然斷定黎紹光所料不虛，少年客確乎是個新出手的綠林。黎老鏢師本要上前向他搭話，用言語把他諷走。後來聽少年公然向堂倌打聽張家的姑娘，多大年紀，有沒有婿家？她家中都有甚麼人？她家可是黎家沖的客戶首富嗎？這意思簡直公然自認是採花賊了，而且就在酒樓裏打聽，未免太已藐視黎家沖的人物。黎老鏢師十分惱怒，重重咳嗽了一聲；少年只斜睨他一眼，仍不理會，反倒面帶傲容，黎老越怒，索性一聲不響，假裝喝完酒，記賬出來。一面打發堂倌，把自己的一個徒弟喚來，教徒弟暗中綴着這少年客。一面叫兒子黎紹光同他回家，預備把少年賊驅逐，或擒拿交官。

這老人知道他的太太最不願管閒事，臨到家門，告訴兒子說：「不要教你娘知道，你只把你妹妹喚出來，咱們爺三個，在前院客廳商量罷。」黎紹光笑著答應了，剛要往裏院走，黎老鏢師又把他叫住道：「你不用進去了，我想這事不教你妹妹知道也好。她一個沒出閣的女孩子家，讓她參預這拿採花賊的事情，也嫌不好。」

黎紹光游移道：「這怕不行罷，妹妹平日以女俠客自居，學好了武藝，總想得機會一試。您不教她參預，她若曉得了，又該耍小孩脾氣了。」

這父子二人站在外院客廳門前，低聲商計，隨說隨進了客廳。命雇工點上燈火，黎老鏢師隨便坐下了，叫黎紹光在旁邊。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一個女孩子，那能淨依著她一寵的性子去做。我看對付這個少年賊，就由你我父子二人，再加上你那兩個師弟，人數足夠了，很不用教你妹妹下場。」

黎紹光道：「但是，我們要想關照張家桂枝姑娘，不教妹妹去，又打發誰去呢？」

黎老鏢師沉吟道：「我的打算是：四面下卡子，你我父子師徒四個人，恰好分四面張網。賊子若來，我們四面包圍，把他活活擒住，簡直不必驚動張家，我們就把賊逮住了。」

剛說到這里，忽然窗外接了聲：「我們女孩子就不該學武藝，爹爹引着頭，教我們練；就只許我們跟哥哥打下手。所以練會了武藝，也不準用，是不是！」

父子倆一齊抬頭，往窗外看，知道祕議的話教黎小霞姑娘偷聽去了。父子倆晒然一笑，黎小霞已然含嗔帶笑，走進來了。故意怒着嘴向哥哥說：「你剛才把我提登出來，現在又跟爹爹瞞着我，你們拿賊，還不許我們看看熱鬧嗎？我只問爹爹，當日教我們練武藝，到底有甚麼用？況且剛才你們本來答應我了，現在怎又反悔？」

老頭子望着這滿面嬌嗔的女兒，點頭微笑道：「孩子，不是我反悔，我是怕你母親不答應。」黎小霞道：「所以你就連我跟娘一塊瞞起來了。我只問哥哥，到底還用我不用？我不，爲甚麼又故意兒饒我？」說着，她就坐在父親身邊，發出了威脅的話道：「反正這一回我也看出來了，爹爹和哥哥又要管閒事，又要背着娘，你爺倆不把我打點好了，我到娘那里告訴去。」

黎老鏢師皺眉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我就只許你跟去看看熱鬧，你可不要動手。」黎小霞道：「不動手就不動手，可是我得跟哥哥一樣，必須帶了兵刃去。」黎老鏢師道：「那倒可以。」

父子兄妹就在客廳內間，悄悄的計議應付賊人之策。一切都商計好了，只賸下一節，是通知本主張家呢，這是瞞着他們，悄悄把賊趕跑，或捉住交官？

依着他們的初計，是不打算驚動家宅。可又想到，張秀才家雖然沒有護院的武師，家中却有雇工壯丁；夜晚拿起賊來，又真怕良莠不辨，引起誤會。最後還是覺得暗暗關照他們一聲好；這樣一來，便談到教誰去的話了。黎老鏢師要叫兒子黎紹光，去知會張秀才父子；黎小霞自告奮勇，要去知會張桂枝姑娘和她的繼母。哥倆互爭起來，好在他家跟張宅相距不遠，黎老鏢師說：「你們哥倆一同去也好。」

這時已經快二更天了。黎小霞姑娘並不修飾，只進去繫了裙子，便偷偷溜出來。黎紹光也穿上馬褂；兄妹二人就提着一盞燈籠，也不帶使女，也不帶長工，逕到張宅叩門。

第二章 護芳鄰兄妹禦寇

張宅的門戶很嚴緊，一到天黑，便加門上鎖。黎紹光敲了好半晌，張宅的長工方才隔著門搭話。等到問明白了，仍不敢開門，把客人蹲在外面，轉身進內宅，通報宅主。這時張翁和他的繼室夫人，已經歸寢，還未睡熟。只有張秀才在書房念文章，一聽說黎家大爺有要事來拜，吓了一跳，忙討鑰匙，叫長工端着燈，把街門開了。

在搖曳的燈影中，張秀才問道：「黎大哥，夜光臨，有甚麼事情？」忽一眼看見了黎小霞，越發駭異，拱手說道：「這是……這可是……」黎紹光忙道：「是舍妹！」黎小霞也笑著答聲道：「張家大哥連我也不認識了？」張秀才道：「嚶呀，我沒看出來，原來是黎世妹。我真想不到世妹和大哥一道來的，……快請裏邊坐吧。你們兄妹夜間見訪，莫非有甚麼……事嗎？」

黎小霞撲嗤笑了，和黎紹光且往裏走，且說道：「張家大哥頭前引路罷。這麼黑的天，我們來了，自然有事。伯父伯母安歇了沒有？桂枝姐姐睡了沒有？」

張秀才陪伴紹光兄妹，進了前院，吩咐長工，重門上街門。一面回答道：「家父早睡下，舍妹這功夫大概……」說時眼望西廂房，見有燈光，接着說：「她大概還沒有睡。」因為他們兩家是通家之好，不肯往客廳讓，張秀才就把黎氏兄妹往自己住的東廂房讓。却先隔窗叫了一聲：「少奶奶，黎家大哥和黎家二妹來了。」

張少奶奶剛把被褥舖好，聞聲忙應了一聲，慌慌張張，把被褥掀起來，在屋中答應道：「哦，快請進來罷。」

黎紹光教張秀才在前面走，兄妹二人跟着在後，一面走，一面打量院內的格局。院內倒也有一盞壁燈，地方很寬敞。當下來到屋內，看見張少奶奶正立在外間屋心，彼此見禮遜坐。黎小霞坐在茶几旁，黎紹光坐在客位，張秀才夫婦滿面惶惑，陪坐在一邊。獻過茶之後，張秀才就問：「大哥和二妹今晚閒在呀，可有甚麼事情？」夫婦兩個都眼巴巴看着這兄妹的嘴，靜聽發話。

黎紹光自知來的倉卒，已使主人驚訝，便放緩了聲音，淡淡說道：「大哥今天，沒出門嗎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沒有。」

黎紹光道：「可是桂枝妹妹今天出門了罷？」

張秀才道：「她嗎，她今天沒出門。……她是前幾天到外婆家住了幾天，今天坐車剛回來的。」

黎紹光道：「就是桂枝妹一個人回來的嗎？」

張秀才答道：「不，還有外婆家的孫女兒，玉潔妹妹同她一塊來的。」說著，眼望黎氏兄妹靜等下文。

黎紹光道：「那就是了。……」底下的話，他竟不知何從說起。一來他口訥，二來他知道張秀才家忌諱很多。他正在斟酌說辭，黎小霞忍不住衝黎娘子發話道：「大嫂，我問問你，這功夫我桂枝姐姐可睡了沒有？請你費心，把她請過來，我告訴她幾句話。」

黎娘子道：「我看看去。」站起來，就往外走。張秀才仍問黎紹光道：「大哥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你打聽舍妹回來沒回來，究竟是怎麼個意思？」

黎紹光沉吟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可別怪罪。今日白天，桂枝妹坐車回來的時候，我在酒樓上，瞥見一個人，在車後面緊綴着。等到桂枝妹和令親下車之後，這個人還是在府上徘徊不去。末後又到我們那個酒樓上，隔樓窗往府上窺看。當時我便看出這個人，決非良民，很像是個走黑道的綠林。而且這個人年紀很輕，氣度很狂傲；必不是尋常的小賊。近來大哥可聽

說株州的凶殺案嗎？」

張秀還沒聽完，便滿面通紅道：「這豈有此理，黎大哥據你看，這個人真是歹人嗎？」

黎紹光道：「這個人確是歹人，不但小弟看出來，我還請家父看過，家父也斷定他不是平常挖牆洞，偷鷄摸狗的小賊。上月株州發生的那件兇殺案，聽說是個採花妖賊。……」

張秀才的臉更紅了，又是害怕，又是害臊，口中却不住說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，我們乃是書香人家，那能招引來這種的歹人，黎大哥你不要吓我。」我簡直他有點諱疾諱盜的意思。倒怪着黎紹光不該往壞處猜想似的。

黎小霞撲嗤的笑了，插言道：「黎大哥既然這麼看，也很有理；也許是家父家兄看錯了人，虛驚虛詐，那就算我兄妹不該來就是了。哥哥我們走吧！」

她才站起來，張秀才又慌了，張着手說：「不不不，黎家妹妹不要誤會，我是說歹人太可恨了。黎大哥給我送信，我們很感激。不過，不過，現在天黑了，我們怎麼辦，報官也來不及了。可是，黎大哥，這賊是一個賊，還是兩個賊，還是好多好多賊？……」

張秀才簡直是沒有勇氣來聽惡消息，他不住口的說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，賊怎麼單衝我們來？我們黎家沖的財主很多，就是有年青姑娘的人家也很多很多，他他他這惡賊怎麼偏生找到我家！這不是家門不幸嗎？」

他正在這里怨天怨地，一籌莫展，這功夫他的娘子，已將妹妹張桂枝姑娘邀來了。

張桂枝姑娘今年已經十九歲，早經許配人家，因故尙未過門。桂枝姑娘確是生得很俊美

，而且也很明智。她一聽黎氏兄妹蚤夜來訪，便知有非常事故。她已經睡下了，嫂嫂一說，她問了幾句話，趕緊起床，掠了掠鬢，走了出來。

張桂枝剛一進屋，黎小霞立刻迎上去，握住了桂枝的手。容得桂枝向黎紹光見過禮，問候完了，兩個姑娘就相攜坐在床邊。張桂枝是個很聰慧的女孩子，凝眸向黎家兄妹一望。又看了看哥哥的神色，立刻發話道：「黎妹妹，您有甚麼事，要對我說？」

張秀才正要講話，黎小霞搶着問道：「桂枝姐姐你可曾理會今兒白天，你坐車回家的時候，有一個年青的外鄉人，綴著你的車，一直跟到你們家門口嗎？」

張桂枝杏眼一轉，想了想道：「恍惚是有這麼一個人似的。莫非這個人是歹人嗎？」黎小霞笑了，把桂枝一攆道：「桂枝姐姐，你心眼真快。你可記得這個外鄉人是從甚麼時候，在那個地方，就跟綴下來的？」

桂枝姑娘低頭良久道：「這却記不清了。」又改口道：「我起初沒有留神，大概是在半路上才瞥見這個人。只因這個人忽然趕到車前，忽然跟在車後，賊眉鼠眼的非常可惡，一直到我們的車夫衝他吆喝，我方才留了神，玉潔妹也對我說，這東西可恨！我們臨到家，下車的時候，這個東西居然跟到巷內。玉潔妹只回頭看他，是我教玉潔妹不要回頭，我們就進家了。我也沒對嫂嫂說起，我想這是個年青的混賬罷了。黎妹妹忽然問到這個，可是這東西：真是歹人嗎？」說着，俊目往在座各人臉上一掃，見諸人都看着她，她不禁紅了臉。

黎小霞姑娘，就把父兄窺察此人的可疑情形，很快的告訴了桂枝姑娘。又說，據父兄揣測，此人決非良善，恐怕今夜他就要到府上來，潛行非法之舉。「故此我家父和我家兄核計

了一下子，念到舍下和府上的交情，趁現在時候還早，打發我兄妹來，關照府上，要多加防備」。……話還沒說完，張桂枝姑娘驀地驚羞交迸，臉色由白轉紅，由紅轉成灰色。她是個玲瓏剔透的少女，她立刻聽懂了黎小霞未說出口的言中微意。她却是很胆小的女孩子，竟掉下眼淚來了。一手抓住了黎小霞，一手抓住了嫂嫂，很惶恐的說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這一定是歹人，我我我們怎麼辦呢？」

張娘子也很吃驚，忙向丈夫說：「快把長工們叫起來了罷，我們趕緊報官。」

張秀才立刻大聲喊叫：「長年！長年！」長年，就是南方人喊長期僱工的名詞。黎紹光笑攔道，「張大哥，且先別慌。你們家的長年，不過是幾個鄉下笨漢，恐怕不足以護宅防盜。……」說着湊到張秀才耳邊，低聲道：「大哥你先想一想這歹人的來意，他是爲甚麼來的？第二步再盤算個應付之法，而且要現在就實行起來。」

黎紹光的話，就是暗示張秀才，賊人乃是採花來的，可是這話決不能明點。張秀才還是沒有聽明白，澀聲說：「賊人還有別的打算嗎？一定不是偷，就是搶，我說黎大哥，到底這賊是一個人，還是有同夥？你猜是怎麼個來法？他要打算怎麼樣？還是明火，還是暗偷？」這話問得黎紹光兄妹暗笑。張桂枝已然猜出黎氏兄妹偕來的意思，越發羞得她滿面通紅，又不肯說出口，只眼望嫂嫂，希望嫂嫂比哥哥明白一點，替自己想個妥當法子。不料張娘子跟丈夫一樣，當事則迷，立刻要稟報公婆。這夫妻倆一遞一聲的亂出主意，可是一點準打算也沒有說出來。惹得黎氏兄妹很不耐煩，黎紹光首先說：「張大哥，你看看甚麼時候了，你怎麼還是亂嘈嘈！你還不拿出準辦法來？」

黎小霞更乾脆，手拉着張桂枝姑娘，站起一眼望黎紹光說，「哥哥，你就不用再催張大哥了，張大哥這功夫分明是亂了方寸。現在第一步，是該把他們的府上長年叫起來，教他們悄悄的上房，悄悄的巡邏。別的不行，替府上打更線還成。」

黎紹光搖頭道：「他們一些鄉下人，胆量最小；教他們巡風，反到誤事。」黎小霞咳了一聲道：「不管怎麼樣，你趁早替張大哥布置罷。你們不要說了，越說越亂。」她的意思，是催哥哥越俎代謀，趕快替張家安排防賊禦侮的辦法。黎紹光想了想，笑着站起身來，對張秀才說：「大哥，你不要尋思了，快跟我出來吧。我們弟兄，通家至好，我小弟怎好袖手避嫌。現在我要不客氣，替你府上派兵點將，勘地設防了。」催着張秀才，出離廂房，叫起羣僕，點了許多燈籠，到前院後院各處照看，張秀才一面惶恐，又一面犯疑心，以爲那個少年外鄉人也許不是賊，也許是黎氏兄妹看岔了。其實他是有點怕事，他府上的長年也多一半不肯相信，以爲黎紹光是個練武藝的闊少爺，黑更半夜跑到這里來鬧賊，簡直是顯本領，開玩笑。黎紹光並不管他們主僕的猜疑暗笑，依然很認真的布置。

同時，黎小霞姑娘，也曳着張桂枝，來到西廂房，這正是桂枝姑娘的臥房。那個玉潔姑娘已睡在綉榻上，並沒有醒。黎小霞悄悄地私問了張桂枝許多話，張桂枝含羞點頭，承認了那個少年異鄉客，兩隻賊眼確是直釘了她倆一道。並且那個人在半路上，還和他們的車夫吵過架。那個人故意跑到車前攔路，爲的要瞧看車中的桂枝姑娘和玉潔姑娘。車夫着他讓路，他竟口出不遜。張桂枝承認這個異鄉客心懷不測，大概是衝她們來的。張桂枝又垂淚說，回家之後，心上很難過，父親年老，母親是繼母，心腹話不能對她說，嫂嫂是個沒主意的人，

哥哥是個書獃子。又說自己此時很害怕，倘或這個異鄉客真是歹人，懇求黎小霞設法救她。她的話很可憐，縱然有父兄，有母有嫂，好像他們並不能體貼女孩兒的苦情。

張桂枝這樣訴苦，越激動了黎小霞的不平。她立刻打定了一個主意，要把張桂枝姑娘接到自己家去，她自己情願李代桃僵，睡在桂枝姑娘的臥房裏，等候歹人前來。她告訴張桂枝，她的武功自信能夠禦侮，她已經帶來了匕首和暗器。她要會一會這個少年的採花賊。她毫無顧忌的叫出這「採花賊」三個字，張桂枝羞得抬不起頭。忙掩住黎小霞的嘴，叫她不要說這樣的話。這樣的話傳到繼母耳中，必然向父親說桂枝舉止輕狂，才把採花賊引到家來。桂枝是有着這些個顧忌。黎小霞聽了，越發勃然大怒。立刻催張桂枝跟自己回家暫借一寓，她決計要替張桂枝姑娘留在張家，等候這個惡賊。她首先把這辦法，對桂枝說出，張桂枝自然是求之不得；可是黎小霞教她避到黎宅，天色這樣黑，時候這樣晚，道路雖近，在她看來，總算是遠。抓住了黎小霞的手，說道：「黎姐姐，我不上你府上去，行不行？我就藏在我自己家裏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黎小霞看桂枝這等嬌怯，心中很不謂然。萬一賊人來到，勢必動手，那豈不把這位小姐吓壞了？可是黎小霞不好過於強迫桂枝往自己家去。恰好張娘子驚驚惶惶的，也站在身旁，黎小霞就問張娘子：「張大嫂，你說怎麼樣？是教桂枝姐姐暫到舍下躲一躲，還是藏在府上別的屋裏？」

張大娘子也說不出準主意來，她此時只惦记着要稟報公婆。她惟恐將來受這繼婆婆的抱怨，黎小霞問她話，她簡直心不在焉。怔了一會，才說：「還是跟她哥哥商量商量吧。」

這功夫，張秀才被黎紹光牽率着，已將前後院勘巡了一遍，把闔宅奴僕也都叫起來，分派了一下。衆奴僕出來進去的一鬧，上房張老員外已然驚醒了，只有他的繼室夫人，嬌惰已甚，依然睡得很熟。張老員外不忍驚動這新娶的嬌妻，慢慢爬起來，披衣拖鞋，站在窗前，輕輕問了一聲：「是誰在外面哪？你們亂甚麼？可是下雨了？」

張秀才慌忙答道：「老爺子，是我，外面沒有下雨。」張老員外道：「沒有下雨，你們打着燈籠照甚麼？」原來外面的燈光，照到上房紙窗，張老者看見了。張秀才倉卒沒有回答，張老者穿好衣履，回頭看了看床頭，床頭人倚枕側臥，香夢正酣。這老人便悄悄的溜到堂屋，開了房門，走出來了，低聲喝問：「你們到底亂甚麼？可是鬧賊？還是鬧鼠狼？」又問道：「那是誰？可是張升嗎？」

張秀才答道：「這個……」黎紹光忙一舉手中燈籠，大聲叫道：「張老伯，是我，我是黎紹光。」

張老員外「唔」了一聲，十分詫異道：「原來是黎家紹光大少爺，黑更半夜……莫非你父親身上有事嗎？」他的話是疑心黎道朗老鏢師半夜害病，黎紹光前來討藥。黎紹光笑着走過來，見了禮，然後說：「老伯沒睡嗎？小姪到府上來，倒不是舍下有事，乃是府上有点事，小姪特來送信。」

張秀才本不願把實情，對年老昏庸的父親說出。黎紹光却因聽出張老口氣不快，也就引起他的不快，便咳了一聲，把採花賊行將光顧尊府的話，率直說出來。因又講到自家和張家的交情，既有所見，不敢不告。「小姪這是奉家父之命，偕同舍妹，前來送信的。」

黎紹光的話太直了一些，頓時說得這老人臉盤一繃，怫然不悅。可又見到他的大少爺，督促奴僕，竄前跑後，聽得情勢緊張，他也有些心慌。這老頭子向來沒有準主意。先說出：「不能，不會有，我家怎麼會招出賊來？」又說：「倘若賊真來了，那可怎麼好，報官也不好，不報官也不好，官面上專會欺負鄉下財主的。」末後又質問黎紹光：「你們沒看錯嗎？」黎紹光只得說：「沒有看錯。」

這老人又問：「賊準來嗎？」

回答說：「大概準來。」

老人却又問道：「你看他今晚上準來嗎？今晚上甚麼時候來？來幾個賊？他們要想怎麼樣？他們怎麼衝着我家來，爲甚麼不琢磨別家呢？」末後又問：「你們怎麼知道的呢？」這個老獸子越問越不像話，好在黎氏兄妹素來曉得他，是色厲內荏的老廢物，便不屑跟他計較。黎紹光依然很客氣的回答他所問的話，說是在酒樓上目睹賊人在府上踩道。黎小霞恰在那邊聽見，暗暗生氣，脫口說：「張老伯，你不要細問了，賊人若來，就在三更以後，現在時候不早，要提防，就該快準備了。」

張老員外搔頭道：「哦，姪女也在這裏了，我還沒有看見呢，你說怎麼準備？」不等回答，他先說出自己的辦法，吩咐奴僕，前後院，裏外屋，一齊點亮了燈，人要聚在一處，都拿了棍棒刀槍，賊人一到，立即吶喊。這樣一來，預示有備無患，準可以把賊吓走。

這法子一說，他的大少爺首先贊成，他家的令僕也應聲讚歎：「還是老太爺的主義高，這種賊人不過是欺負住戶孤弱，這樣一辦，把賊嚇得不敢動手，又不失財，又不結怨，而且

也積了德，也省得驚動官面，自惹麻煩。」

這位令僕讚不絕口，原爲討家主翁的歡喜；黎氏兄妹不約而同，齊哼了一聲。黎小霞比哥哥嘴還快，忍不住說道：「這法子好到是好，就有一節，賊人見硬就回，却不免乘虛而入，你總不能天天擺陣，夜夜設防呀。照你這樣說，天天大舉等賊，賊不來，久耗生厭；不等賊，賊又突然而至，那時候，又該怎麼辦？何況這賊不是好賊，他不只要偷要搶，他還是個探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她的後襟被張桂枝姑娘扯了一下，黎紹光也忙插言打斷，道：「對！對！舍妹的話很對，家父也這麼說，所以才打發小姪到府上來。家父教小姪轉達老伯，禦賊之法，不可虛張聲勢，必須暗中佈置，給賊一個厲害，教他知難而退。家父說，虛張聲勢實在就是示弱，凡做賊的都懂得。主家越鬧的兇，賊人越知道他好鬥。賊人最怕的是，主家靜悄悄毫無動作，虛實難測。到底宅中有無防備，外面一點看不透，賊人倒不敢輕舉妄動了。」又道：「現在時候不早，小姪既來，一定要替府上設法禦賊。最好是把賊誘進來，捉住他，那時或打，或放，或送官，給他一個厲害，他就再不敢正覲府上了。老伯當知家父乃是老鏢師，對這賊情確有深知。老伯只要信得及小姪父子，一切請望安，小姪兄妹情願留在府上，替你老把賊給打走了。」

張老員外聽黎紹光這樣透澈一說，頓時不言語了。心中暗想，敢情這麼好，只不知黎家父子這等熱心代謀，有甚麼私意沒有？

其實黎氏兄妹的私意，不是沒有；他們不過是藉此炫才逞能，要表示他們的武師門風，不許宵小在黎家冲胡爲；也可借機一試所學。黎小霞姑娘竟比哥哥心眼還多，見張老頭久踞

不語，料他又犯了愚而多疑的毛病，便微微一笑，逕直揭破他的疑猜。叫了一聲：「張老伯，府上鬧賊，家父打發姪女們過來，決不是多事好事，也不敢買好逞能。實在因為家父在這黎家沖，乃是有名的武師，斷不容許鄰居親友家下鬧出盜案來，那與他老人家的聲名太有妨礙了。我們是爲這個來的。況且靠着府上跟舍下的交情，家父既有所知，更不肯袖手旁觀了。……」

黎紹光也笑着接聲道：「舍妹小孩子說話，太嫌爽直，可是她講的倒真是實話。」又一指天空道：「時候可快到了，老伯不要多慮，趕快的教他們布置罷。」

張老頭至此漸漸釋然，連連拱手道：「我謝謝你兄妹的盛情，現在我們該怎樣呢？」却又皺着眉頭，說：「怎麼賊人單找我家呢，況且我又不是本鎮首富。」

黎紹光不禁微笑，復道：「現在就請老伯照常回房安寢，院裏院外一切事，儘請交給張大哥和小姪，我們兩人一塊兒安排，管保不教你老受驚。」

正說着，張桂枝姑娘悄悄走到父親身邊，低聲說道：「爹爹，黎家姐姐要教我到他家暫住一宵，她要替我在西廂房等候一晚上。賊萬一來了，她說她可以拿袖箭把賊打跑。爹爹你說，我是去好呢，還在在家好呢？」

張老頭道：「哦，這個，你屋裏不是還有玉潔姪女兒嗎？她現在那裏？」

張桂枝道：「玉潔妹還睡着，沒有醒呢。」

張老頭道：「你倒不必躲開，你索性到上房來，在西套間睡就行。倒是玉潔姪女，人家乃是客，不要吓着她，她歲數又小。」

桂枝道：「但是玉潔妹這功夫睡得很香，還得把她叫起來嗎？」

張老頭眼望黎氏兄妹道：「我看也無須要這麼大驚小怪，……簡直的就教黎家姪女跟你們倆，都在西廂房一歇，反正後半夜，你們睡靈醒一點，就完了。賊人真敢造反不成？」

張秀才插言道：「還有他嫂子，索性也搬到西廂房，這東廂房可以請黎大哥跟我，在裏面守候動靜。」張娘子一塊石頭落地，忙向黎小霞，張桂枝說道：「這樣子很好，兩位妹子咱們先進屋吧。老爺子您也不要當院站着了，怕受了夜寒，您請進上房吧。」

張秀才和黎紹光一齊請老員外回房安歇，張老員外更沉不住氣，再也不能就枕，就進了上房，把燈剔亮；看一看繼室娘子，依然睡得很香。老頭兒不忍驚動，坐在床邊，一時看看這年當少艾的嬌妻，一時看看窗，心頭麻亂，等候着鬧賊。

院中的黎小霞，左手拉着張桂枝，右手拉着張娘子，三女相伴，進了西廂房。黎小霞立刻看了看房中情形，請張娘子到內間綉榻，與玉潔姑娘共枕，把帳子放下來。小霞姑娘自己，拉着張桂枝，預備在明間床上假寐，以等候賊人。催張桂枝姑娘先行上床，全不脫衣，外面蓋上來被，也放下帳子。就手要把桌上的銅燈熄滅，想一想又不息滅，拿來放在地上，信手找了一個銅盆，用東西墊高，把燈亮扣住。

張桂枝眼睜睜看着，黎小霞的做作，似了解，又不盡了解，她心中受到無形的恐怖，十分不安，睡不着，坐不住。在綉榻上翻來覆去，直折餅子。黎小霞扭頭看着她笑，依然自己忙自己的，把暗器小劍都備在手頭。這口小劍只一尺多長，心想當時與賊對敵，太不應手，站在屋心想了想，打算找哥哥回家，拿她那一口二尺八寸的長劍去，於是她掀帘要出去，張

桂枝在榻上出了聲：「妹妹別走，我怕！」黎小霞回頭失笑道：「我不走，這就回來。」於是她一逕找到對面東廂房，隔門喊她哥哥。

哥哥黎紹光此時也正布置，帶着張秀才，安排好了外面，然後收拾東廂房。也是用扣燈亮的法子，把一枝燈籠藏在屋內。張秀才有人仗胆，這功夫也拿着家藏的一把古劍，比了又比，試了又試，黎紹光瞪眼直笑。這把劍簡直是古玩，並未開鋒，如何能防身傷賊？正在勸張秀才丟下寶劍，上來睡覺，黎小霞姑娘已然隔門縫叫道：「哥哥在屋嗎？你出來！」

張秀才大驚，吓得退後一步道：「你聽，黎妹妹叫你了，賊準是來了！」

黎紹光也被他鬧得心虛，忙抽匕首奔過去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，有動靜了嗎？」隨說隨將門開放，黎小霞道：「哥哥，咱們還得回家去一趟，咱們的應手兵器全沒有帶來。哥哥是你去一趟，還是打發他家聽差去取一趟呢？」

黎紹光忍不住笑起來道：「好好，你這一叫門，把張大哥吓了一跳，連我也慌了。」兄妹二人原來打定的主意，是要回去一趟的，一面要給父親送信，一面把張小姐送去借寓。現在主意已變，黎紹光想一想，便告訴張秀才，要叫張家的僱工，到自己家去取兵刃，外帶傳信。這時三更已過，將到三更了，張家的僱工枝枝梧梧的，不大願意出門。黎紹光不悅道：「算了罷，還是我回去一趟。」也不打燈籠，提好匕首，站起來就走，張宅長年給開了街門，黎紹光氣哼哼往外走，心說：「管閒事，找麻煩，我倒成了求他們的人了。」他前脚走，黎小霞追在後面叫道：「哥哥，你到我房裏，千萬把自己的那口劍找出帶來，我使別的傢伙不合手。」黎紹光漫應了一聲，拔步出門，來到小巷，逕往自己家走去。

却不料就在這時，夜行人已然潛蹤而至，正伏在鄰院，往張宅虎視眈眈的窺望！

黎小霞目送哥哥出去，轉身回來，由張宅外院，進了內宅。張秀才這時候想起了走黑道需要燈亮，把那枝藏在東廂的燈籠，拿了下來，手打着由內宅往外院走，且走且說：「大哥，給你燈籠不要摸黑走！」

這枝燈籠却和黎小霞姑娘碰了個對臉，黎小霞的面貌恰被燈光照耀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鄰房上的夜行人，凝神下窺，也就看了個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心中說「咦，這又是一個漂亮女子，跟白天那倆不大一樣，哦，這麼苗條，手裏頭還拿着傢伙！」這個夜行人物正是被人妖玉蜻蜓桑林武引誘誤入歧途，流為採花賊的雄娘子張青禾。

張青禾自恃貌美，每每顧影自憐，也效法桑林武，忽然扮做女粧，設計誘騙良家女子；忽然又露出本來面目，幕面男裝，夜襲民宅，以武力強施淫威。在短短的八個月中，連被他淫污少婦少女五六個。當他以女粧誘奸時，自稱是落難女子，逃亡婢妾，懇求良閨秀收容；乘夜懇談，拿媚情艷語挑逗。等到女子們被他說得春情流露，他就猝然滅燈，與女子並枕，把女子迷惑住了。就有堅貞之女，也無法拒絕；因為他除了美色，還借重玉蜻蜓贈給他的藥物藥酒，到了那時，女子們往往守身無術，一任他破壞了貞操，甚至喪了性命。可是他玩厭這套媚術時，也突然扮成兇眉豎目的妖精，用祕製的假鬼火，持刀登榻，威吓良婦；故意嚇得女子們戰戰兢兢，迷迷糊糊，他然後橫施強暴，歡然的欣賞這喪胆待屠的羔羊。

張青禾便這樣日趨下流，挾技孤行，一味縱情淫虐；但是他又十分乖覺，深知自己是嵩

陽派南支劍客門下的叛徒，嵩陽派羣俠已竟接受他的義母兼恩師的杜十一娘杜若英的控告，正在到處訪拿他，他便忽東忽西的亂跑。並且他時時化粧，天天改扮。形蹤詭密到一個地方，決不作旬日以上的勾留，訪拿他很難着手，他越發得意妄爲了。

他被淫朋拉入了下五門，却不與下五門的人們交接；除了他那幾個淫朋，他誰也不敢信，對誰也不說實話，以此全身遠害，自謂奇禍可免。可是他有時清夜自思，也會懺悔起來，常常睡夢中驚醒，覺得師長同門追來了，把他捉住了，要把他亂刀分屍了，便突然吓得叫起來。然而他自知罪深孽重，今日就想贖罪，也知師門不能輕恕，嵩陽派的森嚴的門規條例，倒擠得他無地自容。明知自己往地獄走，已然陷泥犁，擺脫不出來了。而况耳旁還有壞朋友，在那裏勾引；而况還有淫虐的怪興趣在那裏把他迷戀住。他終於無力自拔，做成功十足的一個淫惡之徒，不久便得了雄娘子這個綽號。

張青禾到處漂泊，一來避禍，二來尋樂，當時溜到黎家冲小地方。在這小地方，突逢雙艷，便是張桂枝姑娘和玉潔小姐。他明知這兩個女孩子夠不上絕色，他竟睜着一對色迷眼，跟着釘梢，要看看兩個女孩子對他怎樣。果然這兩個小姐被他釘急了，桂枝姑娘的臉紅紅的放下車簾，低聲吩咐車夫快走；張青禾反倒欣然得意，邁開大步，跟牲口賽起跑來。居然走出不遠，被他搶到車前，口中發出調皮話，遮前竄後，漫無忌憚的鬧；引得車夫跟他鬧起來，他滿不在乎，一直跟綴到張宅門口，眼看着兩位小姐下車進院，他依然徘徊不去。

他竟看中了嬌嗔滿面的張桂枝姑娘。玉潔小姐年歲小，望見一個生人綴車，她不由好奇心生，側目流盼；張青禾越發高興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兩個都不壞！」

於是他盤算辦法，決計今晚一箭雙鵰，究竟是裝女郎呢？還是裝妖精？張青禾暗想，這是兩個女孩，我若假扮落難女子，恐不相宜，而且深宅大院，也怕挨不進門。想來還是裝妖精，可以把兩女孩子全吓住，全弄到手。打定了主意，隨即探道。繞張宅轉了一圈，末後上了酒樓，由樓窗下窺張宅房舍的建造款式。兩次登酒樓，窺街窗，竟引起了黎氏父子的憤怒。現在他就要下手裝妖，黎家兄妹也就要動手捉盜了。

張青禾伏在那鄰院房上，窺見了另外的一個女子，就是俠女黎小霞。黎小霞漫不措意，由外院回轉內庭，偶然抬頭，往上一瞥。其實黎小霞沒有看見張青禾，張青禾自己多疑，暗道：不好，這個女子怕是行家！咦！她怎麼直往這邊瞧，而且她手裏還有刀？

這功夫黎小霞很快的走過去了，一男一女，一高一下被牆阻擋，誰也望不見誰了。張青禾道：「不對，我得釘住了她，到底她望見我沒有？看這小娘大概手底下有玩藝，我不要吃了她的暗算！」一時多心，從潛窺處，伏腰蛇行，往這邊繞來。繞到分際，便由鄰院屋頂溜到牆頭，直起腰來，看準落腳處，嗖的一竄，由牆頭跳到另一排房上，身法是十分迅速。這樣再一繞，便可迫近張宅，俯身逕可察見黎小霞姑娘究到何處去了。却不料張青禾只顧釘着黎小霞，外邊來了黎紹光。

黎紹光回本宅取了兵刃，告訴了乃父黎道朗老鏢頭。老鏢頭也跟來了。老鏢頭多年的江湖經驗，剛到大街，仰望天星，便說時辰已近；賊人若來也該到了。立刻吹滅了燈籠，掖起長袍，命兒子黎紹光抽劍出鞘，將暗器也備好。不走正路，父子相偕，悄悄地貼牆根，躡足急行。於是十分湊巧，瞥見了伏繞房脊，三面窺院的採花賊雄娘子張青禾。

黎道朗老鏢頭暗拉黎紹光，黎紹光也瞥見了。父子倆各持兵刃，各帶暗器，一聲不響刷地分開。不敲張宅街門，悄悄的溜到前後院牆根。黎道朗老鏢師持刀在外潛伺，黎紹光持刀越牆，跳入張家後院。

黎氏父子想，此時不到三更，賊人暫時還不會入宅作案。那知此賊色胆如天，自恃豪藥有靈，薰香助虐，竟敢裝神弄鬼，提早動手。

少年採花賊張青禾，瞥見了急裝短劍的武林少女黎小霞，他心說：「這可有趣，我還沒有會過手下有功夫的漂亮女子呢，今天真是天賜良緣！我若把這個女子弄到掌握，大可不必始亂終棄，我可以把她拐走！叫她陪伴我做夥，做獵艷的鈎餌！」

又想：「她也許手底下很有玩藝，桀驁不馴，我應該先把她麻醉了，玷污了，再把她治醒，把真面目擺給她看。自古嫦娥還愛少年，何況我有着這麼漂亮的臉龐兒，這麼硬期的功夫，我一定能夠把她戀住，教她怎樣就怎樣。她就算支吾，我給她軟硬一齊來。上月那個姓虞的女孩子，也是拚命支拒；拿刀威吓她，她都不怕。但等到我把她拍過去之後，乘她昏迷不醒，讓我恣意蹂躪了一夠；我把她剝得赤條條一絲不挂，然後我摟住她，把她治醒，她是一點撐拒的能力也沒有的嗎？……被我連睡了好幾夜，末後她倒哭着央求我，一點也不鬧了。……我把她整治得神魂顛倒，拿真事當了做夢，拿做夢當了真事。實在是把她薰過去，她倒當做夢中會情郎。她含淚問我，是做夢，是真的？問我是人，是鬼？那簡直有意思極了；她把我當做五通神，靈鬼狐仙了。臨到末了，她竟無可奈何，一到夜晚，三更以後，便偷偷遣開使女，自己個修飾打扮，擦胭脂抹粉，換新衣裳，穿綉花鞋，等着我去。我也用

不着迷她了，她倒迷上了我了。末後幾天，倒在我懷裏，央告我把她娶了。她也知道我是個賊，她說已經失身於我，再也沒法子出嫁了，只可將錯就錯，教我成全她。但是，她一開頭拒絕我時，我倒覺着扭手扭腳，很有意思。現在她竟認了命，跟我百依百隨起來，我就膩煩了，我可也未忍害她，我把她丟下一走！」

張青禾追想舊日淫孽，腦海隨見幻景，黑影中彷彿，看見那個虞姓少女身遭淫污，無可奈何；反而忍辱乞憐的淒哀面容。蹙着眉峯，含着眼淚，要求自己不要始亂終棄。然而她當初拚命拒奸，實是貞烈之女，一旦失身，竟甘心吃啞虧，反願委身下嫁淫賊，她這不是太矛盾嗎？然而這正是舊禮教獎勵片面貞節的自然結果。女子失貞，不論是情願，是遭強迫，一樣被道學家所不齒。社會流俗，倒是對那始亂終成的男女，肯於原諒，以爲善補過。虞姓的女子一片私心，便是想到：既已失身於張青禾，倘得嫁給他，反倒遮羞。她那里知道，張青禾並不真心愛她，只是縱情淫虐，而且日久生厭了！

虞姓少女的日後結果，當然很悲慘。張青禾現在伏在張宅牆頭，眼望黎小霞的倩影，陡發遐想，忽然看花了眼，黑影中現出這樣一個黃瘦少女面孔，向他凝睇含怨，十分悲苦。他頓然眼差，乍見這面影似是虞家少女；陡然又一變，變成血淋淋的另一個俊俏面孔了，那却是他數月前，被他慘殺的另一家閨中少婦。

張青禾心中一迷糊，頓然忘其所以；身在房頂，不禁忘情，「唔」的一聲。那由院心已走到西廂的黎小霞姑娘，正伏在窗前，微啓窗幕，悄然向外偷窺賊蹤。西廂房的銅燈，依然用銅盆扣住，光不外射，屋內昏昏暗暗。黎小霞手中，只有一把一尺八寸長的短劍，不足以

應敵，渴盼胞兄把長劍取來。可是胞兄黎紹光竟一去不回，黎小霞姑娘十分焦灼。

當她這樣窺窗待援的時候，床頭上的張桂枝小姐，在黑影中看獸了，也吓楞了。忍不住低聲叫了一句：「黎妹妹，你瞧甚麼？可是，可是賊來了？」

黎小霞不禁着急心說：「你怎麼叫起來了？」趕緊回身連打手勢，不教她出聲。黑燈影裏，張桂枝小姐只會驚慌。沒有看出手勢。她只覺一個人留在床上，十分危險，竟又低叫了一聲，掀起被單，摸索着要下地。她是纏足姑娘，並沒有脫鞋，連睡鞋也沒敢換，自然也沒有脫去小衣。她竟戰抖抖地溜下屋地，要湊到黎小霞姑娘跟前仗胆。她可就忘了屋心的銅盆和銅燈，還墊着書。她躡手躡脚的一走，叮噹的一響，把銅盆踢翻了。吓得她失聲驚叫，同時屋內的張大娘子，玉潔姑娘也吓出聲了。

張桂枝小姐慌慌張張奔過來，把黎小霞攔腰抱住叫道：「妹妹，我怕？」屋中的張大娘子和幼稚的玉潔小姐也互相摟成一團，以為賊人來了，闖進來了。銅盆一翻，銅燈立見，貼地發出了暈光，映到紙窗上，雖不是燦然大亮，也照得門縫窗隙微露一綫之明。

黎小霞姑娘大悲。趕緊放下窗幕，她的腰被張桂枝緊緊摟住，呼呼的喘息着，語不成聲的叫：「妹妹，救救！」黎小霞這隻手還拿着匕首，那手也正潛摸着暗器囊。一生氣，騰出手來，掩住了桂枝的嘴，騙她道：「賊還沒來，你嚷甚麼？」

張桂枝戰戰兢兢道：「我害怕，賊沒來嗎？妹妹你瞧甚麼？」仍然緊緊摟住黎小霞，整個身子往黎小霞懷中鑽，恨不得教黎小霞抱着她，她才不慌。竟把黎小霞累得沒法，也不能察看來賊的趨向了。

第三章 幕後短劍窗畔嗅異香

黎小霞一面撕羅，一面悄聲囑怨說：「你看你吓得這樣！賊還沒來，你就把我揪住，那不是給賊留空，讓他闖進來嗎？」又發狠道：「這不行，你還是……你就不該留在這裏。這功夫也不能上我家藏着去了，簡直的，咳，你索性進裏屋，找大嫂子去罷。教她給你仗胆，我在外頭替你等賊。賊來了，我就給他這一刀，這都有我呢，你還怕甚麼？」

當下，黎小霞插起匕首，也顧不得外面的賊，裏面的燈光；把張桂枝架起胳膊，硬攙進內間。內間黑影中，張大娘子也正攆着玉潔打哆嗦。黎小霞悄悄叫了一聲，把張桂枝抱上床頭，送到大嫂子懷中。於是張大娘子，張桂枝，玉潔，一個少婦，兩個女孩子，互相偎抱着，擠在內間床頭。黎小霞索性給她們放下床帳，堅囑數語：「賊這就來，再聽見甚麼動靜，你們千萬可不要出聲了；再出聲，可是自找倒霉。」

黎小霞這才又著惱，又好笑的轉身出來，重將銅盆扣好銅燈。一切擺布舒齊，重奔到窗前，微掀窗幕，再察賊踪，賊人早已離開了對面房頭，不知溜到那一面去了。黎小霞往裏屋瞥了一眼，忿忿不已，抽匕首轉到另一窗前，巴幕縫，撕窗紙，重尋賊影，賊人的影子仍然不見，同時她的胞兄黎紹光已然取刀回來，但並未叩門。

黎小霞雙眉微蹙，緊咬銀牙，暗暗地生氣。……不料這功夫，這獨行少年賊張青禾，已然窺見西廂的艷影，也猜破她們這幾個女孩子暗中是有準備。

這少年賊微微一笑：「這一定是剛才那個拿小劍的那個女孩子窺見了我，她一定在屋中

暗暗設下埋伏，要騙我上當。丫頭，你把我看成甚麼人了？你真敢跟我鬥嗎？」

雄娘子張青禾，他立刻伏身蛇行，繞到西廂後；立刻拿出了他的化粧，很快的扮成妖精。他也知西廂中女子既有行家，這鬼臉假燐火未必吓得住她；可是他還有別的方法。他打扮完畢，立刻又取出了薰香盒，四外一瞥，飛身跳到西廂房後夾道。抬頭一找，找見了西廂房後窗，立刻沾唾津，點破小小一洞，把薰香盒的機關弄好，蹲身暗隅，用火摺悄悄燃着了點薰香引火物，鼓動起來，很快的把薰香點着。然後，挺身站起，傲然四顧，嘴角微浮淺笑，立刻撲到西廂房後牆根。將薰香盒的喇叭口，對準了紙窗破洞，站在後面，鼓動小風箱，頓時濃烟發作，穿窗洞，灌入西廂房。

不料，此時，黎小黎姑娘在西廂屋中，聽見了鼓風的微響。她到底江湖經驗不足，雖然會武，竟不慣運用薰香匣子的伎倆。雖然聽說過薰香賊，却想像不出薰香該如何薰。她已然覺出屋有異味，她反倒不躲；她居然爲藝高人胆大，既感到後窗發出異響和異香，她居然撲過來，要撕窗外窺，要看個究竟。

她竟提一尺八寸長匕首，在屋心微微一竄，來到後窗根；伏窗覷一目，往外細瞧。當此時，少年賊雄娘子張青禾的一隻眼，也正往裏瞧，兩隻手也正往裏鼓搗。兩個人陡然對了臉，同時出了聲。

黎小霞嬌叱道：「好大胆的賊！」匕首往外穿窗一削。就在同一殺那頃，張青禾也「噢」的一聲低喝：「好丫頭！」跟着撲登一聲猛跌，噯呀一聲，又哼哈一聲驚叫。黎小霞鼻觀陡嗅著異香，驀地想：「甚麼味？」驟忘厲害，用鼻子連連尋嗅，竟吸入很多的蒙藥。陡覺眼花

撩亂，頭腦轟轟，地轉天旋，不能支持。失聲一叫，忙往後一退便跌倒了。

却是她手疾招快，她那一尺八寸長的匕首，已然突破紙窗，刺中了外面的賊手。外面的賊「哼吃」一聲，把手縮回，手背上迸出熱血。

少年賊張青禾大怒，而且色胆如天。忽忙中收拾起薰香盒，把創口一按，抽出了劍。他使的仍是嵩陽派的劍技，並且很快的探囊掏出兩個布捲，塞住自己的鼻孔，刷地跳上窗台，把窗扇一扯，掠空翻入西廂房的窗台。西廂房薰香烟氣灌入得不太多，却也顯得薄霧迷離，足以使人喘氣不舒。

張青禾穿窗跳入人家的深閨。黎小霞誤中薰香，坐倒地上，微倖知覺尚未全失，兵刃更未脫手；見賊人襲入，條地一滾，身挺腰跳起。就在這一滾身之際，將手中尺八匕首一挑，立刻挑起了扣在地上的銅盆，亮出來放在地面的銅燈。燈光閃閃，隨人影掠風，霍霍跳盪，但依然能夠燭物見人。

黎小霞瞥見了胆大包天的少年賊，少年賊釘住了胆豪氣傲的黎小霞姑娘。平地上，燈影搖曳裏，照不見雙眸繾綣的黎小霞的芳容，却照見了貼地雀躍的蓮鈎。張青禾見所罕見，歡然大悅，面含詭笑，興沖沖喝一聲：「呔，丫頭，不許動！」劍光一閃，翻窗直入，合身猛撲過來。

黎小霞姑娘止不住目眩心跳，她不知自己已中薰香之毒，反恨自己遇變怯敵。咬緊銀牙往後一退步，側身挺刃；一尺八寸長的短劍，照敵人刺去。張青禾啓齒帶笑，身勢不停，長劍一揮，簡直是欺負人家女孩子刃短力弱。鏘的一聲響，竟把黎小霞的小劍磕飛，直激到前

窗、破窗拋落到院中。

黎小霞姑娘「啣」的一聲叫，心頭小鹿亂跳，渾身酥軟，薰香的藥力循血液，散布到全身了。幸藥儘猛，受毒無多，黎小霞神智尙還清醒，她正應該振吭呼救。却見少年賊一臉驚意，向自己撲來；右手劍奔黎姑娘的粉頰，左手爪竟奔了黎姑娘的纖腰。那意思是用利劍一吓，左臂硬要插向女子的右肋，居心叵測，要把黎姑娘抱住，甚至於挾走。

黎姑娘一股急勁，杏眼圓睜，緊釘敵手，竟條地扭轉柳腰，微退弓足；可惜的是短襟小打扮未全改換。短劍已失，雙拳一錯亮開了猴拳，竟爾奮不顧身，兩手空空，很迅速的挺身搏敵。這隻纖手一格張青禾的左腕，那隻纖手便抓張青禾持劍的手腕，整個身軀僵僵著，直搶到敵人懷裏。

張青禾很識貨，心中微微一驚，這個孩子居然會空手入白刃的招術。而且應變快，空着手硬往自己懷裏擠，還分明是逼迫自己，使利劍沒有發揮的餘地。他立刻微微撤半步，左手掌一磕敵腕，右手劍往回一縮，突然往外一吐，「金蜂戲蕊」，正取黎小霞的心窩。

這時候，黎小霞姑娘頭腦涔涔然，已然支持不定。張青禾這一劍，貪戀女色，未下絕情；他若快速，黎小霞立被刺中胸膛。他不忍下毒手，他另安着毒念，而是劍勢前挺略緩。黎小霞驚叫一聲，忙用左掌硬來奪劍，居然奪住了敵人手腕。恰在同時，張青禾陡發怪吼，本扮妖魔，左手一抹臉，頓時燐光滿面，現出了巨口獠牙；就用這左手，往下一削黎小霞奪劍的手腕。不防黎小霞身手很快，左掌伸出來奪兵刃，却有虛有實，見硬就回；不等到敵人招到，強拖敵腕，往裏猛烈用力一擋；右手掌緊握拳頭，撲的搗上來。

張青禾玩弄敵人，欺負女子力弱，黎小霞這一拳直奔面門，並不怕他這張假鬼臉，而且喝出來：「呔，好賊！」張青禾反而受制，慌忙一側臉，哼吃一聲，腮幫狠狠挨了一拳，把個假鬼臉打落塵埃，掛在耳輪的巨口獠牙全掉，只剩了上半邊蒙額角遮眼眶的綠油綢面幕。

雄娘子張青禾吃了舉動不狠不猛的虧，黎小霞罵道：「惡賊，教你裝神弄鬼！」用雙手強來奪劍，一掌捋腕，一掌扣緊敵爪，剛要用胳膊肘，往敵人臂上一加，打算下勁再一擋，便可奪下敵人的寶劍。她也小瞧賊人，賊人張青禾這一隻持劍的手被黎小霞雙掌擒住，那一隻左手却空閒着，只聽他罵一聲：「好丫頭！」陡然施「黃鶯托膝」，緊扣咽喉，把黎小霞下頰一托；下面雙腿一錯，一絞一絆，更掉臀把黎小霞整個身子往外一擠。黎小霞頓時失勢，趕緊側臉退步，奪劍的雙手不待破，而自行鬆開。

張青禾乘敵招已亂，就手用力，橫劍一拍。這功夫黎小霞救招急躲，雙臂收回，往上一穿，原為破解張青禾扣咽喉的那一招；可就一招落後，顧此失彼，上盤躲不開敵劍。黎小霞慌忙閃避這一劍，可就下盤顧不了敵人掉臀那一擠。頓覺得形勢不好，忙扭身外竄，叫一聲：「有賊！」那張青禾儼如雄貓捕鼠，恣情玩弄似的，橫身一障，探足一躁，竟踩着了黎小霞姑娘一隻纖足。不由得疼的她「噯呀」一聲銳叫，想往外掙，已不能夠。張青禾更進一步，再施陰損之招；這隻腳不抬，那隻腳硬上，右手劍一幌，左手掌當胸一推。

黎小霞姑娘「撲登」一聲，玉樹傾斜，栽倒在地。就被這一震，腦際轟轟，耳鳴眼花，薰香的力量越發按壓不住。可是她到底不弱，竟施「燕青十八翻」，往外一滾還想跳起來。無奈右足奇疼激骨，頭腦暈眩，柳腰連擺，到底又跪倒在地了。

少年賊大喜，揮劍上前，要活捉此女。黎小霞小姑娘猛將右手一揚，發出的暗器相距甚近，勢難躲閃，徧生黎小霞呼吸短促，芳心狂跳竟失了準頭，竟被張青禾略略一個側身，閃開了暗器。同時疾如電火，他也探囊取出一物，照黎小霞劈面打來。黎小霞急待退避，不料這暗器不是尋常鏢石袖箭，才出手便騰起一層迷霧，籠罩了黎小霞。黎小霞欲避無從，趕忙屏心攝氣，到底呻吟一聲，被這暗霧撲倒。

張青禾大悅，叫道：「好你小妮子！教你快活！」飛身過來，俯腰撲捉。竟把黎小霞挾在肋下，奮門要走。陡然間，戶外一聲暴喝，連連發來了兩枝暗箭。少年賊張青禾急一俯腰，恰已縮身在窗台以下，暗器全都打空。張青禾十分大胆，挾住黎小霞，撲向後窗要跑。黎小霞神智半昏，尙知身落賊手，狠命的一打千金墜，張青禾便不能騰身上竄。同時，外面的救兵已在霹靂般狂吼聲中，腳踢前面屋門，急遽撲入。黎小霞姑娘的雙腕也從賊人挾持下，強奪出一隻手來，竟趁張青禾忙亂之際，探手掌猛往上托，硬來扣賊咽喉。

張青禾大叫：「我殺死你！」一面扭項，一面要相劍背砸黎小霞的手。可是這功夫已然來不及，從前門撲進來的人，正是黎小霞之父，老鏢師黎道朗。這老人也是忽略了少年賊的技倆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女兒，李代桃僵，反受了薰香之害。他只聽得女兒的一聲驚叫，方才襲入，坐令愛女竟陷魔手。當下大吼揮刀，照張青禾猛砍來。張青禾猛然一旋身，就勢把黎小霞一掄，俠女黎小霞竟做了賊的擋刀牌。

黎小霞銳叫了一聲：「哥哥快上，我教賊捉住了！」她並不知來的人乃是她父，黎道朗聞聲大駭，霍地停刀一退。厲聲喝道：「好賊！」張青禾公然還口，笑罵道：「你敢砍！砍

就砍死你們家姑娘！」又高叫一聲：「閃開了。」左臂又將所劫肉質一掄，右手劍乘空往外一吐，身似旋風一轉，後窗不好竄，公然奪路，要走前門。

老鏢師黎道朗見狀開呼，大悲大愧，慘吼一聲，拋刀上前，展開空手入白刀功夫，截住張青禾，拚命奪劍；其實是奪人。

黎道朗不比黎小霞，年雖已老，精力過人，况又未中薰香之毒；竟揮動雙拳，堵住屋內，與賊人交了手。少年賊張青禾本懷惡意，佯借肉質奪路，實在要挾黎小霞逃走。他却忘了這件事決計行不通。他再想拿肉質拒敵，反倒趁了對手奪人之願。當下，雙方也只見了三四個照面，張青禾所挾持的黎小霞，已被黎道朗奪住。張青禾的右手兵刃，也被黎道朗冒險扼住手腕。張青禾不認輸，不想走。還要強奪。却是黎小霞姑娘人雖昏昏迷迷，依然辨清利害；她就趁機奮身一掙，雙手全從敵人臂下掙出來，竟狠狠往上一搗，拳頭搗中張青禾的要害。賊人不禁哼了一聲，驟然失手。黎小霞又一掙，脫然墜地。同時黎道朗也騰出左手來，右掌掙住敵人，這左手便扣上去，把敵腕一拿。張青禾又失聲一叫，連劍也被人奪去了。

張青禾竟弄得兩手空空，宛然偷鷄捨米。黎家女孩子已然跌倒地上，不能再鬥，僅僅一滾身，翻到較遠處。黎家老頭子鬚眉怒張，早揮動了奪來的劍，向賊人刷刷地猛砍下來。

張青禾倉皇失措，往地上瞥了一眼，要奪門而逃，老鏢師堵着門；他立刻要翻身越窗，老鏢師的刀就猛砍他後背，張青禾焦灼之下，怪叫一聲，取出一件暗器，照黎道朗面上一打，不管打中打不中，猛喝道：「看鏢！」飛身掠窗洞而去。老鏢師黎道朗驚喊了一聲，屏息後退；原來張青禾隨手一揮，又泛起一層迷霧。黎道朗經多見廣，竟不敢跟蹤窮追。也不暇

扶救愛女，忙翻身繞從前門竄出，躍短牆上房追賊，更振吭大呼，教長子黎紹光快出來截賊，更連喊小心暗算：「賊是個下五門薰香賊，快追，不要叫他跑了，小心他的暗器！」

老鏢師黎道朗這樣喊，他的長子黎紹光伏暗隅，早已聞耗跳出來。恰瞥見逃出來的人影，立即橫身追截過去。老鏢師的喊聲，他僅僅聽出：「快追」，不曾聽出暗器的厲害，他就提刃猛緞下去。張青禾拚命的在前跑，黎紹光拚命的在後釘，轉眼間，穿鑽出郊，兩人沒入黑影中了。

老鏢師黎道朗又顧念兒子，又顧念女兒。女兒掙出賊手，跌倒地上，想必受了賊劍。這老人又愧又恨，又急又怒，竟丟下兒子，折回來先查看女兒。一口氣奔到張宅，由牆頭跳下，撲入西廂房。先叫了一聲：「小霞！」地上的銅燈早已踏滅，忙尋火種，點着了燈。低頭一看。愛女黎小霞倒臥在地上，喘息狼狽，僅能澀聲低應。以肘拄地，抬起頭來，呻吟一聲，又復躺倒。

黎道朗十分焦急，忙端過燈來，俯身驗看。黎小霞姑娘面色慘黃，鬢髮蓬鬆，衣衫凌亂。這老武師驀地紅了臉，頓足打咳；話到口邊，要問，又不敢問。把燈放到一邊，扶起女兒的頭，放低聲音，低到有字無聲的問：「你受傷了嗎？那裏傷了，可是遭到惡賊的……」

黎小霞慘笑搖頭，把父親看了一眼道：「是爹爹！」又道：「我沒有，沒有傷，這惡賊捉住了沒有？哥哥那裏去了？他太就誤事，……我是受了賊人的薰香！」

老武師心痛愛女，不禁罵道：「你哥哥渾蛋！他追賊去了！」急將黎小霞抱到床頭，重舉銅燈，細加驗看；把黎小霞由上到下，看了一周，方才吐了一口氣，放下懸着的心。低說道

「孩子，你是怎樣受了薰香？可是睡熟了，受的害？你沒有別的傷嗎？現在覺得怎樣？」這老兒也是獸頭獸腦，只顧擔心盤問，忘了急救。黎小霞心中難過，叫道：「爹爹，我心上翻騰，快給我一口水。」黎道明這才想起來，尋找冷茶，給女兒喝了一杯；又用冷茶漬濕手巾，給女兒擦臉。被冷水這一激，黎小霞才清醒過來，可是十分羞忿，躺在床上，切齒掉淚的惱恨胞兄，取劍遲歸，誤了大事。

這功夫，黎家父女兄妹，鬥賊追賊，跳踉喊罵，鬧得驚天動地；宅主人張秀才父子和僕役下人，全吓得鑽在屋裏，不出頭，不哼氣，袖手不管；連吶喊助威，拍山鎮虎的舉動也沒有。西廂房裏間，蟠臥着張桂枝，張大娘子，玉潔姑娘，藏在西廂房黑影裏床帳內，分明聽見外面撲跌鬥毆，全吓得傻了一般，互相撲抱做一團，連喘氣都吓住。

老武師黎道明容得女兒精神梢梢恢復，親扶她坐起來，把她的蓬鬆的頭髮，用手拂捋得整順了。又替女兒把凌亂的衣衫也整理一下，向女兒連連示意：吃個啞叭虧，不要聲張出去。黎小霞姑娘歇了好久，強站起來，把床邊小凳上放着的裙子尋着，原來已經碰到地下了。拂去了土，重新繫上，眼淚汪汪，看着父親說：「爹爹給我報仇，我倒做了張桂枝的替死鬼了。教惡賊整對着我的臉，噴了好些薰香。爹爹和哥哥務必設法，把惡賊活捉住，挖他的眼，砸折他的腿，把他碎屍萬段，才出女兒這口惡氣！」說着話，搖搖欲倒，體力仍不甚強。這功夫，西廂房內間的張大娘子，張桂枝，玉潔姑娘已然驚魂稍定。東廂房的張秀才剛才聽得人聲暴喊，門窗亂響，吓得他不敢出聲。此刻已好半嚮沒有動靜了，他也就試探着出來詢問。再過一時，張宅的下人門也逐漸出頭了。

黎道朗老鏢師十分懊喪，等着女兒精神氣力，漸次恢復，便要攜女返家。張大娘子和張桂枝姑娘已聽見賊人逞兇的情形，竟不肯放黎氏父女走，仍留他父女防賊。張秀才也一再向黎老鏢師作揖打躬，務請在宅多多獸一會。直耗到天亮，黎宅的人差不多全起來，黎小霞姑娘方得隨同她父黎道朗，離開了張宅，回轉自己家中。可是她的胞兄黎紹光仗劍追賊，竟一去無踪。

黎小霞回轉自己的臥房，很羞憤的和衣躺倒床上，對黎老鏢師說：「父親還不快找找哥哥去？我哥哥至今未回，是不是遇上了……是不是上了賊人的當？」老鏢師黎道朗兩眼通紅，命兒媳伴着女兒，他立刻穿上長衣，暗帶兵刃，率領兩個徒弟，親自出去尋找。老武師當時只顧救護愛女，沒顧得援助長兒，此刻帶人尋找，又不知黎紹光追向何處。只得根據賊人暗綴張桂枝姑娘轎車時的來路，先往西郊一帶訪去。

黎老武師直訪到午，沒有發見賊蹤，也沒有尋見兒子的下落。正自心慌懊悔，到各處亂找亂問，不想家中人已打發長工倒找來了。老鏢師的長子黎紹光，竟被人在北郊外土堡發見，現在叫人用門板搭回來了。果然受了賊人的暗算，身負重傷，倒在土堡底下。因為地點很僻，直到近午，方被行路人發見。幸而黎家冲是小地方，老隣舊居彼此認識，這才把他抬回來。

黎紹光受得也是薰香蒙藥之害，並不是硬傷。但當他中毒摔倒時，也險些被少年賊，張青禾所手誅。因為時屆黎明，已有曉行之人，黎紹光大呼捉賊，才把張青禾驚走。當下黎鏢師黎道朗率領門弟子，回轉家門。看見一個女兒，一個兒子，全受了賊人的暗算，他心中十

分痛忿。這少年賊張青禾所用的蒙藥十分歹毒，只用冷水噴救，人雖驚醒，却是四肢無力，時欲嘔吐。老武師黎道朗忙用解毒丹，給這一子一女服下，暫且不問賊情，命二人安睡養神。這老人暗暗盤算，決計尋賊復仇，把門弟子悉數找來。將此事告訴最得意的三個弟子，三個弟子一齊告奮勇，要助師門訪拿這個惡賊。

挨到申牌以後，黎小霞和黎紹光漸次精神恢復，黎道朗便把門弟子邀到後堂，命一子一女細述賊人的年貌口音，自己也把自己所見說了，三個得意高足立刻分三面出去訪查，老鏢師也親坦一路。

訪到下晚，渺無音耗；張秀才家已經兩次派了人來，請黎氏父子，到那邊去談一談防盜的善後。黎老鏢師見張秀才父子沒有親到，心中很不痛快，竟向來人發話：「我父子替張家禦侮，人已然受了傷。張家父子竟沒有一個人來慰問，好像我們父子吃着他們，喝着他們，該當給他們護院似的，這太難了。」末後竟說：「我們沒有功夫。」

來人很會說話，忙向老武師道歉：「黎老太爺您不要誤會，我們老太爺是吓病了，我們秀才大爺進縣城報案去了，我是我們老太爺躺在病床上，面囑邀請來的。一來就是給你老道勞，二來就是奉請你老再辛苦一趟。他們怕的是賊人今夜再來，他們打算把兩位姑娘送到親戚家住一兩天。」

原來張老太爺並沒吓病，倒是他續娶的那位繼室娘子倒在床上，哼哼唧唧，說是吓病了。張老爺全副精神全放在繼室太太身上；對於真個吓病了女兒張桂枝姑娘，倒不甚理會。還是張秀才的娘子，向公公請示，要把張桂枝姑娘玉潔小姐，全送回外婆家去，一則養病，二

則避匿。張老太爺答應了，便吩咐下人們套車，可是護送二女的還沒有安人。張秀才已然進城報案，老太爺一味服侍繼室太太，張大娘子十分着急，這才假傳公公之命，到黎家來求助，意思是請黎家派人代為護送。

老武師黎道朗大發牢騷，被黎紹光聽見了。他此時精神已復，忙向父親疏通，做人要做澈，何不轉煩同門師兄弟，替張家辛苦一趟？連說了兩次。老武師方才答應，就叫門弟子謝東華，跟隨來人，到張宅去了。張宅這才套上兩輛車，張桂枝，玉潔小姐各坐一輛，謝東華和張家一位親友分跨車轅，仍跟隨一僕一婢，逕往外婆家去了。張老太爺仍煩求黎老武師護院防賊，黎道朗竟峻辭謝絕：「你們不是報官去了嗎？官前防護，比我們強。」

黎道朗表面上峻拒，暗中却照樣提防着。耗到天晚，剛過二更，便吩咐一子三徒，全換上夜行衣，持兵刃，帶暗器，悄悄在黎家沖設下卡子；女兒黎小霞就在家中戒備。這樣防守了一通夜，賊人沒來；第三白天仍出去勘訪，到晚又釘了一夜，賊人仍未出現。大家連熬了三天三夜，精神頓感不支，黎老武師說：「像這樣不行！」遂將門徒和子女分成白班，夜班，繼續戒備下去。

如此，一連六七天，只偶然在晚間，發覺荒郊夜月，犬吠人影。等到追了過去，人影又不見了。這時候，張秀才進城報警，官衙也派了捕快，明訪暗緝，也沒有訪出賊蹤。縣尉又率民兵，下道清鄉；如此又過了幾天，這件盜案便要模糊下去了。

黎老武師和黎紹光，黎小霞，以及門弟子們，也商量了幾回，以為這少年賊大概是過路緣林，也許是看出我們防備森嚴，已經知難而退了。又戒備了幾天，渺無所獲，一無所見，

人心便漸漸鬆懈下來。只有黎小霞姑娘，快快不樂，引爲奇辱。

如此，過了不到二十天，忽又出了事。

第四章 外家避賊突逢賣花娘

在黎家冲張秀才宅，和黎武師宅，經他們盡夜提防，少年賊張青禾數度化裝窺伺，未敢再來打攪。可是張桂枝姑娘和玉潔小姐，那天避地移居外婆家的時候，忘了潛避之計，是在白晝坐車走的，雖然被張青禾瞥見，可是不知他用何法，又被他訪出來了。

張桂枝的外婆住在昭陵，外婆家姓韓，乃是當地的富農。韓老員外早歿，只有一子一女，兒子年已四十多歲，也算是鄉紳，女兒便是張秀才之嫡母，已然病歿。這韓鄉紳也有二子一女，女兒便是玉潔小姐，今年才十六七歲。韓老夫人年已七十歲，今尚健在，她是很疼愛這沒有親娘的外孫女張桂枝的。她的孫女兒玉潔，跟外孫女張桂枝一塊又回來了，這老婆婆便問：「這是怎的一回事？你們剛去了幾天，又翻回來，可是你的繼母又鬧脾氣了？」

張桂枝含着眼淚，訴說家裏鬧賊之事，孫女兒玉潔小姐也說起那天夜間，賊人跳窗進屋，和黎小霞動了手。這老婆婆一聽大駭，趕緊把兒子韓鄉紳找來，一五一十說了，教他派人到黎家冲，安慰姑老爺。又教他吩咐長工人等，小心自家的門戶。又命張桂枝姑娘和玉潔小姐，同住在一間閨房內，撥派一個僕婦，兩個使女，給他們兩個女孩子做伴。

玉潔小姐和桂枝小姐就住在韓老夫人的佛堂房後，乃是三間精舍，獨佔着一個小院。住了幾天，平安無事。韓鄉紳親到黎家冲，慰問姐夫張鄉紳；據說鬧賊之後，經小心戒備，已

然沒事了。於是大家全放了心。

那想到少年賊張青禾跑到別處，連做了兩案，現在又折回黎家冲，昭陵一帶了。他竟輾轉訪出張桂枝姑娘現時避居韓鄉紳家中，他以為那個會武的女子也必在內。他竟扮成一個賣珠花的少婦，白晝到昭陵來摸底。

張桂枝姑娘和韓玉潔小姐，在閨房沒事，無非刺綉解悶。秋高氣爽，韓玉潔一時倦綉，引着張桂枝，去到佛樓閒眺。這佛樓供着觀音菩薩，原來是韓老夫人焚香誦經之處，也是鄉間大戶築來做瞭望台之用的。兩個小姑娘帶一個使女，攀扶樓窗，往外面閒看，正好看見韓宅後院牆之外。牆外是一片曠場，附近有幾座矮房，竹籬茅舍，住着農家。這時恰當秋後，農事漸畢，有幾個村婦村姑正在門口「賣獸」，還有幾個小孩子在空場玩耍。忽然間，從那邊走來了一個跨竹籃，賣紙花的年青賣花婆，湊到村婦面前，兜攬生意。

韓玉潔小姐在樓上望見，很覺奇怪。這賣花婆不知賣的是甚麼花，剛來到時，只有一兩個村姑跟他搭訕，旋即闐然的圍上來，好幾個村婦都在花籃裏搶買花朵，似乎籃中還有別的裝飾品物。這些村婦不但爭買，而且紛紛往自己家中跑，把大姐姐二妹妹叫來一大幫，都爭先恐後的買花，好像遇上了便宜貨。

玉潔小姐覺得希奇，第一，是從來沒有看過這樣打扮的一個年青賣花婆，遠遠望來，似乎很漂亮。第二，又從來沒見過賣花像白送一樣，招人這般爭購。她就忍不住向張桂枝叫道：「姐姐，你快來看！」張桂枝姑娘離開那邊樓窗，走到玉潔小姐身旁，兩人並肩下望，看了一刻，也覺得奇怪。她們再也想不到，這賣花婆的花真像施捨一樣，賤得出奇。這些村

姑貪小便宜，由爭買竟致爭吵起來。那個小使女也湊過來看；這小女孩眼尖，立刻看出便宜來，就勸兩位小姐下樓去買花。張桂枝姑娘說：「這種串村鎮的賣花婆，她手裏怎會有好貨色？我們不要買罷。」玉潔小姐說：「姐姐你看，圍了這許多人，一定有好貨色。」那個使女插言道：「姑娘你看，那個賣花婆很年輕，雪白的臉蛋長的很俊，咱們看看她去。」

兩位姑娘禁不得惹惹，居然款款下樓，徐趨後院，來到了後門口。由使女開了門，高聲叫道：「賣花的過來，賣花的過來！」

那個少年賣花婆不等着叫，早已回頭看見了高門三女相攜同出；她就噉應了一聲，收起貨色，分開村姑，很快的尋了過來。雙眸直勾勾的釘着張桂枝，順眼又看到玉潔小姐，說道：「小姐買花嗎？」款動蓮足，湊到張桂枝面前，把花籃放下；一臉的笑容，請兩位小姐選取假珠花。

張桂枝看這賣花婆頗爲可訝。這賣花婆只有二十來歲，姿容俊美小口直鼻，長眉秀目，精神抗爽；穿章尤其不俗。凡是賣花婆，多半衣飾襤褸，這個賣花婆却年當少艾，裝束入時，腰肢纖細，雙眉甚闊，耳垂金環，頭罩絹帕；穿一件月白色短衫，下繫長裙，裙下微露纖足，瘦不盈掬，尖削如菱，真夠得三寸蓮鈎。這居然是個很漂亮的少婦，只身材細長，較尋常婦女高過半頭似的。兩隻眼不知的，顧盼灼灼，不住的釘着張桂枝姑娘，和韓玉潔小姐；面上時露奇怪的笑容，手也不閒着，從籃中選取上好的珠花，硬送到張桂枝手內，口中嘖嘖誇獎道：「這花兒太好了，姑娘生得這麼漂亮，戴這個花最好。」

張桂枝也和尋常少女一樣，看見了美貌婦女，她必要凝眸打量。可是她剛剛把這少年賣

花婆，由頭到腳，看了一眼；這賣花婆不錯跟珠的釘着她，竟看得她很不好意思，而且無端的心跳，氣短，臉紅起來。那賣花婆的一對眼十分尖銳刺人，滿臉笑容，強將一朵珠花往桂枝手中塞，竟趁勢梭她的手腕，微搔她的手心。臉上神氣也似半獻媚，半輕佻，雙眸射出餓虎撲食樣的強光來，做足了耿耿而視的模樣。張桂枝竟不由得畏縮起來，無形中覺得被一種莫明其妙的，恐怖的空氣所籠罩，她竟要往後退。退到了後門櫃邊，她的手也躲回來，不肯接取賣花婆遞過來的珠花。

這所謂珠花，也就是人工所製的燈草，琉璃珠，蠟紙所造的假花。賣花籃子內盛花全是這些紙製的石榴花，茉莉花，珠花；還有些胭脂，宮粉，花樣子，小毛巾，弓鞋面，以及針頭線腦之類，貨色不多而很精緻，索價極賤，賤到出奇，直同白捨。玉潔小姐年歲小，也心驚這賣花婦的年輕貌美，衣飾整齊，不似尋常的賣花婆。她究竟是個小女孩，只顧俯身選花問價，再沒想到其他。那張桂枝却覺得這個少年賣花婆雙眸的可怕；尤其是賣花婆的身手直迫過來，做出咄咄逼人的氣勢。張桂枝十分羞怯，賣花婆的手假裝遞花，摸不着她的手，竟又來摸她的胸乳。她不禁紅了臉，隨轉嗔怒，低喝了一聲：「做甚麼？我們不要，妹妹快進來罷。」

韓玉潔小姐不知那里的事，剛揀起兩三朵珠花，看了又看，向賣花婆問價。賣花婆轉眼一看玉潔：「這個小丫頭也夠愛人的，就是個兒小點。」遂含笑答道：「姑娘要買這個珠花嗎？我賣給別家是三百文錢一朵，賣給二位姑娘，我要格外讓價，你只給五十文錢罷。」這種假花竟是精品，按時價說，至少也須五百文一朵；這個賣花婆開口價便小，如今又落到五十文，真是太便宜了。韓玉潔很歡喜，手舉着對張桂枝姑娘說：「姐姐，你瞧，她才要五十

文錢，咱們買幾朵罷。」

韓玉潔捧花賞鑑，戀戀不肯走，一疊聲的說：「姐姐，咱們可以多買幾朵。」張桂枝暗含疑怒，不欲明言，只是搖頭說：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」扭身就要進門。韓玉潔不知就裏，竟抓住她不放，一定教她挑選。張桂枝一面摘奪她的手，一面向玉潔說：「妹妹，我決計不要，你也不用要。……這個賣花婆很討厭，你不要搭理她。」

兩個女孩子你拉我推，已然進了後門口；韓玉潔仍然問：「甚麼？甚麼？」張桂枝很着急，暗恨玉潔年幼無知，迫不得已，附耳說道：「這個賣花婆不是好人，妹妹快關上門罷，不要賣她的東西了。」但是韓玉潔小姐手裏還拿着三朵珠花，這賣花婆一聲詭笑，竟提籃追進後門洞，笑嘻嘻說：「二位小姐選兩朵罷，這全是京貨，價錢便宜好多呢。」繞轉身子，居然擋住了張桂枝，不放她往回走。

張桂枝大怒，俏眼含嗔道：「你這個賣花婆，好可惡！你怎麼追進院子來！快給我出去！」對丫環說：「把她轟出去？快把門關上！」

張桂枝這樣發怒，韓玉潔十分惶惑。她素知桂枝性情柔和，從來沒有疾言厲色，不知今日何故無端動氣。她也覺得這賣花婆豐姿輕俏，衣粧入時，舉動似乎十分飄浮。現在見這賣花婆，公然進門入院，阻住道路，她便隨着張桂枝的口氣，申斥道：「你怎麼直往院子裏闖！你快出去！」

賣花婆滿面春風，撲到玉潔小姐面前道：「小姑娘，你不要發脾氣，你拿着我的花，直往你們家跑，你到底是不要不要呢？」

玉潔道：「這個……」可不是自己手內還舉着三朵珠花，不由臉一紅，堵氣把花往賣花婆手中一送道：「給你，給你，你還怕我們拐走你的花，不給你錢嗎？你不要不放心，還你的花，我們不買了，你給我出去！」

賣花婆嘻嘻的一笑，把手一躲，不肯接花，向二女說道：「兩位姑娘挑了這麼半天，怎麼又不買了？你們闊小姐不要拿我們窮人逗笑，你多少得買一兩朵，不要開玩笑就誤我們的生意呀。」

張桂枝，韓玉潔一齊生氣，賣花婆竟似個賴不著了。張桂枝不願跟賣花婆還口，只想往院裏走，反正賣花婆不敢進入內宅屋裏去。韓玉潔却怒道：「我們怎麼不想買，我嫌你的東西貴。我們買不起，你快出去罷！」

賣花婆笑道：「你是嫌貴呀。可是，姑娘，多少錢才算不貴？姑娘你還沒有還價哩！」韓玉潔道：「給你十文錢一朵，愛賣不賣！」說罷，將珠花往籃中一丟，轉身要走，賣花婆格格的一陣嬌笑，把丟下的花全拾起來，說道：「十文錢一朵，可真少點。姑娘別走，賣給你了，全賣給你了！」雙手分舉著這三朵珠花，又橫身一遮，把二女全攔住，却將珠花分遞向二女。

二女笑不得，惱不得，價值五百文的珠花，賣花婆她竟十文錢就賣了。這固然是便宜貨了，可是賣花婆滿口說得也是便宜話。她說：「這花賣給別人貴，賣給二位姑娘，我怎肯捨得多討價錢？二位姑娘不認識我了嗎？我却認得二位姑娘，我還知道姑娘你姓張，姑娘你姓韓，對不對？」

韓玉潔不禁睜大了雙眸，很詫異的說：「你這賣花婆，我們多暗認得你呀？你怎知道我姓韓，我姐姐姓張！」

賣花婆笑道：「你二位是貴人多忘事，這些日子，你二位不是在黎家冲張秀才家住着嗎？你們家裏，前些日子在晚上還鬧過事，對不對？」

二女越發駭然，韓玉潔以爲離奇，便想盤問；張桂枝悄悄說道：「妹妹快給她錢，把她趕緊打發走吧。」韓玉潔小姐趕緊命使女回去取錢。小使女答應着去了，賣花婆竟格在後院門以內，留戀不走。看出張桂枝風格嚴峻，她就巧笑着，向年幼的韓玉潔搭訕。三朵珠花買定，只索三十文錢；她又拿起別樣的花朵脂粉，向韓玉潔兜售，索價格外低廉。她沒話找話，向韓玉潔逗弄。別的村姑村婦那些貪小便宜的，也湊了過來。韓家後院門以內，竟擠進來好幾個鄉婦村姑，七言八語，向韓玉潔說話：「韓小姐，也出來買花嗎？這花真便宜呀。這位小姐是誰呀？是黎家冲的張小姐麼？幾年沒見面，張小姐長得這麼漂亮了。」

張桂枝含嗔低頭不語，容得小使女取來銅錢，付了花價，也就扯着韓玉潔小姐，往內宅走。韓玉潔貪戀便宜貨，還不想走，張桂枝再也忍耐不住，獨自抽身走回內院去了；獨自坐在韓玉潔的閨房內，潛生悶氣。又細細琢磨這個賣花婆，不知從那一點，竟覺出她十分可怕。這賣花婆分明是個妖冶的婦人，氣度輕狂，決不像個負苦的窮婦。而且張桂枝又覺得這賣花婆的面目，尤其是她那一對眸子，好像在那裏見過。她那一對眸子恍如饑鷹餓眼一般，看人一下，似乎咬人一口似的。張桂枝再也想不到這少年賣花婆並非尋常女子！

張桂枝姑娘獨自生了半晌悶氣，韓玉潔小姐仍未回來，連那個小婢也沒來。張桂枝暗想

，她們買花的，怎麼教賣花婆買住了不成？莫非這賣花婆竟是個拍花婆嗎？尋思着，忍不住又慢慢出離閨房，走到後院角門旁，探頭窺看，果然看見韓玉潔小姐和使女相伴立在一旁，那個賣花婆竟在門洞內條凳上坐下來了，旁邊圍着村姑，跟她又說又笑。這少年賣花婆把一隻纖纖蓮鈎伸在凳上，用自己的手捏着，皺眉說：「走得路遠了，有些腳疼。」這些鄉婦村姑都看着她這一對纖足，似乎十分驚羨，她的腳怎的這麼瘦小周正呢？賣花婆也似乎故意在人前賣弄腳小，把這隻腳放下，又翹起那一隻來，自己依然用手捏揉。村姑們都看着她，跟她說話：韓玉潔小姐和那使女每人手裏拿着珠花，紙花，也都在賞鑑這賣花婆的綉鞋蓮鈎。主僕都不想遣逐這個賣花婆。張桂枝比較年長心眼多，心中有氣，可是自己在外婆家乃是個客，也不好意思做主強驅這三姑六婆。便恨了一聲，扭聲又走回去了。賣花婆竟在韓宅逗留了好久，將到晚飯時，方才收拾了花籃走去。

韓玉潔小姐拿着好幾樣便宜貨，進了閨房，很歡喜的向張桂枝誇說便宜。像這件珠花，上年哥哥給買了兩朵，花了一串錢，現在才十文錢；這盒宮粉，上月花了六百文才買到，現在只花了十二文。……她這里直誇便宜，抬眼看出張桂枝面露不悅，她越發驚訝道：「姐姐，你怎的了？」

張桂枝道：「我不怎的，我有點頭疼。妹妹，那個賣花婆怎的總不走？她堵着後門幹甚麼了，她都說了些甚麼？」

韓玉潔道：「她沒說甚麼呀。」

張桂枝道：「沒說甚麼，你怎的這功夫才進來？」

韓玉潔道：「啊，你說她怎的在咱們門洞，耗了這大功夫呀。她是說起了她自己個人的事，她原來身世很可憐，她說她是個被人趕出來的年青小寡婦。她說她丈夫生前不正幹，好嫖好賭，包了一個妓女，後來生甚麼花柳病死了。……姐姐，甚麼叫花柳病呀？」

張桂枝皺眉道：「不曉得，不知道。」

韓玉潔接着說：「她說，她男人一死，她家中有個大伯子，頂不是東西，總調戲她。她們大嫂子又很厲害，是個吃醋精，她的大伯子和大嫂子總爲了她，天天吵架。她還有個本家遠門小叔子，也沒事找事，常來調戲她。她這小叔子竟爲了她，跟她大伯子動起刀來。小叔子砍傷了大伯子，大伯子昏死了過去。小叔子只當是砍死了人，棄下兇刀，連夜逃跑了。可是大伯子並沒死，只是流的血太多了，躺在床上起不來，病了好幾個月。她那大嫂子就罵她是迷人精，害人精，硬拿趕麵棍，把她打出來了。她萬般無法，這才賣花來餬口。可是她沒有住處，沒有家，住店又常受人欺負。她說她今晚，上就沒地方尋宿。她說着，哭起來了。」

韓玉潔說到這里，頗有惻然之意。張桂枝姑娘到底心眼多，不禁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她這樣的寡婦，也倒少有！她男人死了多少年了？」

韓玉潔道：「她說死了半年多了。」

張桂枝失聲冷笑道：「丈夫死了半年多，她那打扮就這麼花狐狸哨；她一定很正經，很貞潔的了！」

韓玉潔道：「可不是，她說她是爲了保全貞潔，才被大伯，大嫂子趕逐出來的。剛才她一說出來，就直拿手巾擦眼淚。」她竟聽不懂張桂枝的話，意含反諷。

張桂枝徐徐說道：「她是很可憐，她穿的很闊，打扮的很漂亮，她倒是個美人兒。現在她離開咱這村莊沒有？」

韓玉潔道：「你沒聽說，她沒地可投嗎？現在是後巷賈三娘很可憐她，把她引到她們家去了。」

張桂枝姑娘「哼」了一聲，半晌沒言語。當下，也就把這件事隔過去了。轉瞬到了午飯後，韓玉潔看出張桂枝寄寓無聊，便要邀集女伴，跟她玩耍。張桂枝再三拒絕，只說自己是飯後食困，所以打不起精神來。韓玉潔搔頭說道：「我看你總像有心事似的，你到底覺得怎樣？莫非還惦記着那天晚上鬧賊的事嗎？」

張桂枝捧心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一想起來，就心跳，真把我吓壞了。」

韓玉潔道：「誰說不是，我也吓破胆子了。但是姐姐你躲在我們這里，不是很消停的嗎？你何必總皺着眉頭？」停了一會，又道：「姐姐，咱們還是上佛樓玩玩去吧，也省得坐在屋裏發悶。」遂強扯着張桂枝，出了閨房，再登佛樓，遠眺散悶。

這樣的佛樓，乃是鄉間大戶常見的建築，樓上洪祀神佛祖先，又可以做瞭望台使用；女眷們也常借來，做爲登臨游目之娛。韓玉潔小姐把張桂枝姑娘重引到佛樓上，遠望村景，林崗起伏，雲霞映彩，倒也開心騁懷。旋又繞到樓這一角，抬眼遙望，仍然是一抹雲天。低頭俯窺，便望見腳下村舍，竹籬茅舍，櫛次鱗比。張桂枝悵望良久，忽然微喟了一聲。她的環境和韓玉潔不同；玉潔乃是韓家門惟一的愛女，上有祖母，中有雙親，一家子都鍾愛她的。張桂枝姑娘年已及笄，不幸失恃，父親納娶，這位繼母雖不刁悍，却甚冷漠無情。張桂枝在

自己家，宛如作客一般，沒有一個噓寒問暖之人。又屆婚期，出閣無日，這更使少女芳心時增寥落之悲了。

韓玉潔只比桂枝小着兩三歲，却是兩個女孩子的境地，影響到心情。張桂枝已然是大姑娘了，韓玉潔的性情竟比她的歲數更小。張桂枝這裡凝眸遠望，默想心思。韓玉潔宛似小鳥一般，繞樓窗看了這邊，又轉到那邊。突然一眼看到宅北村舍的牆院中，不禁發出詫異之聲，道：「桂姐姐，你瞧！」

張桂枝轉身道：「瞧甚麼？」

韓玉潔道：「你瞧這個小院裏，聚着這些人。叻，她是誰、她就是那個賣花婆吧？」說着，手指樓窗以外。

張桂枝姑娘順着她的手，往北窗下一瞥。呀，果然在一座茅舍曠院的當中一處，有着六七個婦女，聚在一座小院，院心當中，圍着一個人，這個人，果然就是那個賣花婆。

現在，這個年青賣花婆，已被後巷賈三娘收留在自己家裏。她倖得宿處，大概仍不忘招攬買賣，又勾引了這麼許多村姑。再不然，便是她自己守婦，以美色招來意外侮辱的悽艷故事了。她在賈三娘家的竹籬院落中，守着她的花籃，坐在一隻長條凳上，仍是那樣翹着纖足，指手畫腳，似乎正在講話。有幾個村姑圍在那裏，有的翻動她的花籃，有的望着她的嘴，似乎聽她說話。張桂枝姑娘一眼望下去，心中暗想，這個青年賣花婆到底是怎的一回事呢？她爲了甚麼，在這裡留戀不走？她的花賣的這樣賤，她恃甚麼生活呢？

張桂枝凝眸俯窺，這樣涉想；恰值那個賣花婆也正抬頭往樓窗仰望，當下，一個在樓上

，一個在樓下，又恰恰眼光相碰了。雖然遠隔，張桂枝竟覺得賣花婆的眼光像剪刀似的犀利，直勾勾的釘上來，使得張桂枝徬徨不甯，急忙一縮身，退回來了。韓玉潔還在身旁，絮絮叨叨的問話，張桂枝竟不要看了，鬧着要下樓回房，韓玉潔只好跟她回來。

這一日，張桂枝精神擾動，十分不安：對玉潔說，要請舅舅給她套車，她要回黎家沖着看。外婆韓奶奶曉得了，心疼外孫女，再三挽留，教她多住幾天。說是：「孩兒呀，你家裏又鬧賊，又有個後娘，誰是知疼着熱的人呀，你在外婆家多住些日子吧。」張桂枝到底被勸住了。那想到第二日夜間，在這昭陵鎮韓府上，又發生了變故！

這天晚飯後，張桂枝姑娘依然神思恍惚，快快不樂。韓玉潔問她：「到底怎的了？她說：『大概是昨天日間在佛樓上閒眺，受了野風，身上有點不得勁，要早睡一會兒。』」韓玉潔便要告訴她父，打算找點成藥給桂枝吃；張桂枝一再攔阻，連說：「我睡一覺就好了。」天剛起更，張桂枝姑娘就和衣上牀了。

張桂枝姑娘在外婆家，本與韓玉潔聯榻，現在她不很舒服，韓玉潔就要跟她並枕。她笑說：「不用，不用！」於是韓玉潔親自給這個表姐加蓋了一牀被，又給放下帳帳來，讓她很安靜的睡下。韓玉潔獨自對燈挑綉，又到上房去了一趟，和外婆說了一會話。隨後韓老奶奶扶着一個僕婦，親到閨房省視，隔帳問了一聲。張桂枝欠身說道：「外婆還沒睡麼？」這老太婆撩起帳子來摸了摸張桂枝的頭，她的額角並不十分熱；韓老奶奶便說：「不礙的，睡一覺就好了。」命使女給拿來幾隻鮮果，慰問了幾句話，扶着僕婦回去了。

挨到二更，韓玉潔小姐倦綉停針，打個呵欠，也就收拾睡了。不大功夫，微透輕鼾，香

夢沉沉的了。張桂枝姑娘竟翻來覆去，不能成寐，尤其是上牀太早，倒害得心神浮燥起來。帳子本已垂下，她覺得悶氣，悄悄坐起，把帳子重新掛起來。閨房中桌子上點着一隻銅燈，已將燈草撥得很小，吐出淡黃的光暈。聽外面風聲，振振作響，窗格鳴動，遙聞外面村犬吠聲，一聲遠，一聲近；這時候大概快三更了。不知何故，張桂枝陡覺心悸，想要招呼韓玉潔；見韓玉潔綉帳低垂，睡得很香，她想了想，到底忍住了；本已擁被而坐，覺到驚恐，便又躺下來，把頭一蒙。

不知過隔多久，急起一身躁汗；便又鑽出頭來，兩目炯炯的，一點困倦的意思也沒有了。翻來覆去的折騰，強將眼閉上，自己安慰自己：「何必害怕？有甚可怕的？罷罷，睡罷！趕明天回家罷！我本來沒有擇席的毛病，今天是怎的一股勁兒，會睡不着了呢？害怕，怕是甚麼呢？」

胸中鬼念着，緊閉雙眸，強行尋夢。忽然間，心中又一驚。睜眼一看，銅燈滅了。有一股奇異的香氣，撲入鼻觀，乍聞很香，心說：「這是甚麼味？在那里聞過呀？」可是連連猛嗅幾下，陡覺香氣襲入甚深，耳畔轟的一響，頭腦烘烘的亂鳴。緊跟着覺得帳頂亂轉，雙眼先冒綠星，旋見黃霧；耳門又轟的一震，便人事不知了。

隔過不知多久的時候，張桂枝突覺身體割裂似的奇疼，跟着又墜入夢境，恍惚覺得對面那個少年書生，向自己表示親熱。張桂枝深感嬌羞，覺得自己的身手被少年書生抱住，又覺得少年書生十分狂蕩的把自己壓住。張桂枝驟覺窒息，似乎少年書生的嫩白面孔，正偎着自己的脣腮。張桂枝在萬分羞慚下，閉着雙眼，覺着少年書生在自己臉上亂嗅，可是桂枝姑娘

竟睜不開眼。雖然睜不開眼，却分明看見這個少年書生正對自己施行狂暴的親愛。自己又羞，又氣，反感覺一種從未經驗過的舒服。……於是，好久，好久……

她以爲是個怪夢，那個少年書生公然如此顛狂，把自己恣情挫辱；她又痛苦又舒暢的發出呻吟，這呻吟聲竟把自己驚醒。

她想掙扎，可是她的身體似被一條溫暖的蛇緊緊纏住，上至唇腮，中至胸腹，下至雙股，一點也動彈不得。她痛苦的又呻吟了一聲，拚命一動，只有一隻手抬起來了。立刻耳畔聽得一個奇異的語音道：「小妮子，別動！」她又拚命的又一睜眼，哦，這一回分明睜開了，而且清清楚楚，看見一個雪白的面孔，正壓在自己的眉眼之前，相距不到半尺。這雪白面孔的口中噓氣，吹到自己臉上，噓噓作聲。同時也分明覺出……噯呀，一個活人，壓在自己身上！

她大駭驚醒，恐怖，羞恥，可是她不能掙扎。她是處女，從來不肯脫去的小衣現在沒有了，身體竟在睡夢中裸露，她驚恐得渾身一跳，失聲的悲呼了一聲；「哎呀，有賊！」

她只喊了一聲，她的身手又被按住，她的嘴被那個人的嘴堵住。她拚命側臉要喊，只聽得白面孔低喝道：「喊，就殺了你，掐死你！」她的嘴被堵住，她的咽喉又被一隻手扼住，稍稍一緊，張桂枝感覺到死的逼迫。

她痛淚交流的，噤不敢聲，僅僅不自覺的發出了呻吟！

她看見了閨房的銅燈又發出黃光。她看清了這個白面孔修眉豐頰，頭蓄長髮，很像那個年青賣花婆；可是這賣花婆現在分明是個男人，而且，雙眼露出餓狼似的兇暴，毀害了張桂

枝姑娘的童貞！她恐怖，她輾轉擺脫，終不能逃出，「一任這青年賣花婆恣情狂暴，感到比死還可怕的恐怖！」

這白面孔狂徒兩肘壓住自己的臂，兩手捧着桂枝的兩腮，連連狂吻，而且說：「小妮子，你還躲不躲！」

張桂枝滿眼淚痕的說：「你是誰呀！你……你沒冤沒仇。你害死我了！」在無力抗拒之下，泣不成聲。可是她的哀咽，似乎得不到狂徒憐惜，反倒越發勾起第二度的瘋狂。張桂枝禁不住喊了一聲：「救命！」又喊了一聲：「饒命！」

「救命」二字才出口，狂徒怒道：「你喊，你敢喊！」陡有一物按在張桂枝的口鼻之間。一陣怪香氣，張桂枝又不知人事了。

良久，良久，狂徒丟下張桂枝，再看對面綉榻上的韓玉潔小姐。

咦，剛才還看見她在榻上，現在沒有了。狂徒桀桀的一笑，束衣跳下床來，尋找韓玉潔。呀，竟在綉帳後床底下，發見了只穿小衣，戰戰兢兢，面無人色，年才十六歲的韓玉潔。

狂徒一聲狂笑，捉住了韓玉潔。韓玉潔小姐比張桂枝更年青，更胆小。她半夜驚醒，似乎聽見表姊窈窕似的呼喊。她睜眼一看，燈影曩，對榻綉帳中，表姐張桂枝不住呻吟。她欠起身看，看出壓在表姐身上，似有一個婦人頭，正自喘吁吁的蠕動，表姐就隨着喘聲，發出呻吟。大吃一驚，以為這不是女鬼，就是女妖精；她蒙頭往帳裏藏躲，竟從帳縫墜落到地上，她連人帶被蜷伏在床底，連大氣也不敢喘。可是那個婦人頭，那個女妖精忽然離開了表姐，又來搜捉她。她只哼了一聲，當那女妖精從床底被中，把她扯出來的時候，她一陣害怕，

竟隨手俯仰，整個吓昏過去。

那個狂徒，也就是韓玉潔心目中的女妖鬼，張桂枝眼中少年賣花婆的白面孔，活捉著半裸體的韓玉潔，把玉潔放倒綉榻，解開了小衣，扯斷了腰帶。僅只十六歲的韓玉潔竟如被剝脫的羔羊，橫陳在刀俎之上。

狂徒發出了毒虐的歡笑，同時韓玉潔發出了慘痛的哀呻，經過了好久的功夫。年幼體弱的韓玉潔小姐，更擔不住狂暴，赤裸裸的暈死過去了。

天破曉的時候，昭陵韓府上的主人翁韓鄉紳夫婦，忽聽見慘號救命的聲音。夫婦倆全都驚醒，可是又害怕，又懷疑，只側着耳朵聽，「這喊聲從那裏來的呢？」傾耳細聽時，喊聲又沒有了，夫婦倆從將頭放在枕上，以為耳訛了。却是兩人才將提起來的心神一放，要繼續尋前夢，喊救的聲音又出來了。韓府本是深宅大院，這喊救的聲音似乎很近，似乎就在院內。如此數回，韓大爺見窗紙已透曙色，便披衣下床，開了屋門尋找這喊救聲音。

這聲音很怪，很低啞，很恐怖似的。尋來尋去，韓大爺終於聽出來，這喊救命的聲音就在她女兒玉潔的閨房之內！

韓大爺赫了一跳，踉蹌奔到閨房前，叫了一聲，房內無人回答。用手一推，門扇緊閉。韓大爺陡感驚慌，狠命一推門，又大聲一叫。屋中居然有了應聲：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似乎是使女。韓大爺忙叫着使女的名字，催她開門。使女只喊救命，不來開門。大爺狠命一撞，這格扁門竟被撞開，韓大爺撲進去，險些跌倒。

閨房門一開，有一股奇怪的氣味撲臉；韓大爺急看時，不由失聲驚喊。後窗已開，窗前

還放着一隻小凳。使女小紅被捆在外間床足之下，這分明是「糟了」！

韓大爺二目一瞪，急叩內室，內室門應手而開。韓大爺叫了一聲；「潔兒，桂姑！」屋中沒人回答。

韓大爺顧不得鄉紳的架子了，一步闖進了女兒的臥室。

「哎呀！……：……：不好了，你們快來！」

韓大爺分明看見女兒韓玉潔像小白羊似的，裸體橫陳在綉榻上，手足張開，仰面瞑目，臉無人色。而且身上一絲不掛，簡直使人無法逼視！

更望對榻，「哎呀！」寄寓的甥女張桂枝姑娘穿一身小衣，已然懸掛在帳柱上，「上吊了！」

韓大爺驟經慘變，失聲大號：「不好了，你們快來！」

時當凌晨，韓大娘剛起，僕婦，和長工們剛在開街門掃除庭院；聞吼大驚，一齊奔尋過來。頭一個奔入閨房的，是長工黃三，第二人是一個老女僕，第三個才是韓大娘子。

但等到長工黃三撲進進閨房時，韓大爺忽然省悟，大張着兩隻手，阻住了長工，不教了他進來。大瞪眼說：「滾出去，誰教你進來的！」却一任張桂枝姑娘吊在帳柱上，一任使女細縛在床足下，一任女兒裸臥着，他要維持他的紳士顏面。

僕婦被放進來；一望見懸樑的張桂枝，裸體的韓玉潔二位小姐，這僕婦失聲大號起來，翻身往外跑。恰好韓大娘子珊珊走來，兩人撞個滿懷，幾要跌倒。終於，經過了失神驚擾，韓大爺方才着手搶救二女。

韓大娘子用一床夾被，慌慌張張給裸露的玉潔蓋上，已看明愛女童貞已失，人已垂斃，「兒呀，肉呀！」摟抱着哀叫起來。韓大爺在極度恐怖中，到底喊進一個年老長工，和一個年青僕婦合力，把張桂枝姑娘解救下來。外間值宿的使女，此時也被人解去了綁繩。

全宅男婦俱已驚動，連年逾六旬的韓老夫人也被哭聲驚醒。這老嫗不住聲的問：「怎的了？怎的了？」韓府上的人極力隱瞞着，可惜隱瞞不住了。

韓大娘子偎着女兒玉潔小姐哀叫，漸漸叫得玉潔小姐甦醒過來，母女兩人一味對哭。韓玉潔昏昏沉沉，亡魂喪胆，經母親窮詰，勉強說出了昨夜晚的惡夢！

咳呀，可怕的惡夢呀！那女妖精，那賣花婆，那女粧的探花賊呀！毀害了兩個女孩子的貞操，毀害了兩個女孩子的生命！

韓大娘子對這意外的災害，怨天怨地，終於怨到甥女張桂枝身上。都是她招引來的邪魔外道，她上弔了，連累得自己女兒也遭強暴。自己女兒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怎會勾引來探花淫賊……韓大娘子摟着這嬌滴滴的十六歲女兒，望着她粉嫩的臉，而現在蠟渣似的黃，真是心疼不過，怨恨已極。

韓大娘子不知怨恨惡賊，反而怨恨住親戚，避難來的張桂枝。是張桂枝姑娘給帶來了大不幸，這簡直是嫁禍！韓大娘子哭，訴，怨，痛……摟着女兒，望着張桂枝姑娘。張桂枝姑娘羞憤自殺，雖被解救下來，可是入縊時間稍長，至今還沒有蘇醒。雖然肢體還沒有僵挺，可是口鼻間不聞吹氣，胸口也摸不出跳動來。她也許就這樣死下去了，韓大爺悲憤驚惋，一面督促家人急施藥救，一面派人給親家張員外父子送信報兇耗。

直亂到過午，張員外本人要來，被繼室夫人強留住，只來了長子張秀才夫婦。車到韓府，秀才夫妻雙雙趨入廂房，驗看胞妹的肢體，此刻早已僵冷了！韓府上起了一片號啕。

張秀才要給妹雪冤報仇，要稟官緝兇。但報官便須驗屍，而任聽作檢驗閨女的屍體，在縉紳舊家，一向引爲奇辱。韓大爺的意思，顧全生者的體面要緊，應該以「急病暴亡」爲辭，趕緊買棺成斂爲是。韓大爺的意見跟張秀才截然不同，甥舅二人爭執起來。張秀才更詰問韓舅爺：「是怎的疏於防範，坐令舍妹入竊？」韓舅爺反唇相稽：「我家門無閒丁，從何處招來淫賊？分明這淫賊是由你家裏引來的。」

這兩位紳士丟下善後不辦，竟這樣咬文嚼字，窮吵個沒完沒散。韓大爺拿出舅父的面孔來，申斥外甥：「你小孩子。不懂甚麼，快教你爹爹來，我要跟他講。」

外甥冷笑道：「我父親要肯來，早就來了。」

韓大爺說：「他的女兒死在我家，他想脫心淨，不來怎能成？我找他去！他只顧續弦老婆，連慘死了的女兒也不管了麼？」

韓大爺吩咐套車，氣哼哼的要找張員外！不幸到了黎家沖之後，這郎舅二人，韓與張兩位紳士也照樣吵鬧起來，互相抱怨，互相責難。韓大爺教張員外到昭陵驗看張桂枝，趕緊備棺成殮。張員外受繼室的譏諷，不肯棺殮，怒說：「我們好好一個姑娘，吊死在你家，怎麼還教我自備棺殮？」韓大爺怒說：「你們家鬧淫賊，教你女兒引到我家，你女兒吊死了，我女兒也……活不成了！我的女兒才十六歲，教她怎會嫁人？都是受了你們家的害！」

兩位紳士本說「家門不幸，家醜不外揚！」可是怨天尤人的結果，越吵越兇，終於「涉

訟公堂」！一經涉訟，昭陵韓家鬧採花賊的可悲消息，頓時喧騰於衆口了。

縣官出頭了事，雖然依着張家報案的情形，親來驗屍，可是並沒有裸驗，更沒教件作驗視女貞。僅由縣官看了看，連說：「可惜可惜，可歎可歎！」隨後便勸韓大爺買棺木，張員外購殮衣，先把慘死的張桂枝成殮。然後密訊韓大爺，採花賊一切情形，韓大爺含怒說：「職員一切不知，要請父台大人訊問張紳父子。」可是所有案情底細，他已託人密稟了。縣官轉問張員外父子，員外父子無可奈何，把採花賊鬧宅，和張桂枝，韓玉潔同時被擾，同時遷入韓家暫避的情形，如實供出。

縣官沉吟良久，屏人向張韓二家開導了許多話，勸兩家息訟。他當然要撥役緝賊，替死者雪冤的。但却說「採花賊」三字是爲兩家門戶之玷，暗暗諷示兩家，把張桂枝自縊一事作爲私了，不登訟牘，不經官府，如此可以保全紳士的體面。「因遭強奸羞憤致死」一語，「恐非你兩家府上所堪。」

張秀才揮淚說：「如此辦理，舍妹豈不白死了？」

縣官說：「不然，不然，這採花賊，我一定要拿辦的。我可以把他辦成明火盜案，他仍然有死罪，照樣可給府上雪冤。」

這縣官花言巧語，利用兩家的紳士架子，居然把採花賊的案子消解了。把一條因奸斃命的命案也消滅了，僅僅「大事化小」，變成了尋常盜案。這一樁尋常盜案，便交到捕快手內，教他們加緊訪拿。雖然嚴加追比，可是……假如不再生新案，漸漸會變成了具文。

無如那探賊花雄娘子張青禾，乃是一個少年狂賊；初喬女粧，以爲新奇。及至爲之稍久

，反而沾沾自喜，越發搔首弄姿起來。起初採花做案，胆量還小，及至積日稍久，見到受害的人家，大抵顧全顏面，甯吃啞叭虧，不肯聲張；若一味劫掠，還有人報案；若採花淫掠，受污辱的良家婦女大多諱莫如深，失節之後，連失盜也不敢說破，他可就得到便宜了。於是他每逢做案，必定先污辱婦女，次偷盜財物，如此可以避掉驚動官府，可以免掉犯案。他就越發大胆胡爲起來。

而且他做案的地方，不擇通都大邑，專找僻邑荒村土財主，好比吃柿子，專找軟的捏。他做案越多，胆量越大；起初他還不敢久在一地流連，每做一案，必立即遷避。弄到後來，看見受害女子忍辱不敢聲張，他偶然去過一趟，再去第二趟；他公然持刀逼奸，把良家閨秀當做情婦似的，一連氣光顧多少次。

現在他喬裝賣花婆，逼死了張桂枝，他仍然徘徊未去。在半個月以後，他重入韓府，要找張桂枝；他不曉得張桂枝已然自殺。他夜入韓宅，裏外搜尋，既未尋見張桂枝，也沒有尋見韓玉潔；反而驚動了韓府上守夜護宅的人，亂烘烘鬧了一通夜。他不肯死心，暗想這兩個女孩子許是又到黎家沖去了。隔過數日，他公然喬裝女子，再到黎家沖刺探。

第五章 雄娘子再呈色相

張青禾這一回不再扮做賣花婆，却裝了一身素服，扮成一個年青小寡婦模樣，於白晝來到黎家沖。單找那人家稠密處，假裝步行力乏，坐在街頭巷尾發呆。遇上了男子，他佯羞不語；遇上了村婦少女，他就假裝悲戚，向她們打聽近處的衙門。人家問他，要打聽衙門告誰

？他故意含羞不語，半晌才說，要控她婆家的人。他說：她丈夫死了，婆家的人欺負她年輕，要把她怎樣怎樣。她現在是無家可歸，若不能打官司告狀，那就只有一法，跳河自殺。

鄉村婦女們好奇喜事，有一個老嫗開口一問，立刻又聚攏許多人，圍住她，向她盤問許多話。「你娘家沒人嗎？你要告你婆家甚麼人？你家住在那里？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

張青禾佯羞帶愧的自陳冤抑，功夫不大，招引來許多人。不想他這一來，竟掀動了黎家沖一個行家。這個行家不是別人，就是老鏢師黎道朗的一個門徒。

這門徒名叫郝允正，本來暗受師傅之命，潛行踏訪賊蹤。見張青禾喬裝少婦，姿容甚美，可是口音格別，他就立在張青禾身後，暗中端詳他的言談舉止。張青禾比不得妖賊桑林武，桑賊女粧已久，言語姿態，尤其這走路的樣式，完全女化。並且桑賊的喉音，又天生十分嬌細，便留神聽，也聽不出男腔來；子細看，也看不破他的裙下雙翹是假，張青禾便不然了，雖然極力粧點，走站似乎不穩，說話用假嗓，稍不留意，便流露出男子腔調來。他的造作只能欺騙村姑鄉婦，却當不得江湖人物的留意。

郝允正留在張青禾身後，側目而視，方覺此婦來路不正，還斷不定他是男扮粧；張青禾却自起毛骨，覺出身後有人釘梢。不知不覺，動了戒備之念，回身把郝允正一看，郝允正正自偷偷驗看他的耳環。兩人不期對了眼神，張青禾覺得郝允正目灼灼凝視不已，郝允正也覺得張青禾目灼灼凝視不已。

舊日女子，尤其是年青的，一向不教人凝視的，更不敢與男子不錯眼珠的對瞪。張青禾忘了這一點，竟獮目相看，失聲說道：「你看甚麼？」忽然覺出忘情，這才低下頭來，做出

羞怯模樣。那幾個村婦不會理會，郝允正却心中一動，抽身就走。

張青禾十分胆大，遇到這種情形，應該躲一躲才是，他竟傲然不動。心想：「你這小子就算是六扇門，又敢把我怎樣？」他還是在黎家冲留戀不走，跟那些婦女搭訕。起初訴苦，嗣後打聽本地善人大戶，末後竟打聽起張秀才家的事情；旋又起身，慢慢踱到張宅門前。他自以爲改裝女子，外人決看不出來。那知郝允正一逕奔到寶泉居飯館，見了少東黎紹光，報說現有一個外路婦人，來路不正。少東黎紹光和郝允正乃是師兄弟，便請郝允正回家，給老當家黎道朗鏢頭送信。

老鏢頭黎道朗已曉得張桂枝暴亡的事，別家不過疑心張桂枝死在外婆家，必有不可告人的原故，都猜想到繼母身上去了。再沒人料到張桂枝是在外婆家，遇上追蹤不捨的採花賊，因而羞憤自殺。黎家冲的人們都說，張姑娘死的太怪，一定是繼母作祟。獨有黎氏父子，一聞兇信，便已料到十之八九。也曾設法探問，張秀才家雖然諱言其故，可是那天鬧賊的事，曾經黎氏父女幫忙；當下被黎道朗一再擠問，張秀才也就吐出一點口風。他只說：「舍妹暴亡，跟那回鬧賊多少有點關聯，這總是家門不幸！」老武師黎道朗更要深問，張秀才就不肯細說，只是哽咽悲泣罷了。老武師便不再問，仍督促門徒和兒子暗中訪緝惡賊。正自訪不出下落，不料張青禾又二番來了。郝允正向黎老鏢師一說，黎老鏢師立刻披衣出來，親自查勘。

黎道朗鏢師和門徒郝允正剛剛尋到，少東黎紹光也從飯館出來了。三個人分兩路尋找偽粧寡婦的張青禾。張青禾還沒走，正向村婦探問：「此地聽說有一個老鏢師，不知姓甚麼，

叫甚麼，住在那里？」村婦沒有戒心源原本告訴了他，又問他：「打聽鏢行黎家做甚？」他說：他的冤枉恐怕告狀不行，打算找武林俠客，仗義幫忙。」

正說處，黎老武師到了，女粧少年賊張青禾漫不介意，仍跟村婦們瞎說；郝允正衝老武師黎道朗暗遞眼色。其實不待招呼，黎武師早就釘上來了。黎郝師徒二人遠遠立在一座小攤販的攤前，假裝挑選攤貨，暗中潛察張青禾的形色。只耗過一杯茶時，有個村婦瞥見了黎武師，就向張青禾說：「大娘子，你不是要找武師嗎？這位老人家就是。」說時用手一指。

張青禾回身一看，黎武師恰也側臉，兩個人對了盤。黎道朗老鏢師久闖江湖，眼力很歹毒，一雙眸子如剪刀般，衝着張青禾，頭上脚下，看了一個夠。然後雙眸凝定，釘住了張青禾的面目。張青禾陡覺這老人雙眼透露惡毒之意，不禁怵懾起來。可是他仍不示弱，一雙眸子也還瞪着黎武師。一個老人，一個女粧賊，眼光從鬥了好久功夫，黎武師不言語，也不湊近，漸漸臉上帶出冷酷。眼角抹到張青禾的耳輪雙環，和裙下雙鈎，於是從鼻孔中哼出一聲冷笑。

張青禾竟十分胆大，把身子一扭，背對黎武師，依此肆無忌憚的，跟村姑鄉婦們閒扯。村婦再問他：「你剛才打聽武師，這黎武師來了，你怎不過去找他？」張青禾搖頭道：「現在我還不想找呢。」又看了看周圍，說道：「我還先找縣衙門。」站起來走了。

就在他剛走的時候，黎紹光趕來了，黎小霞姑娘扶着一個小婢，也從家裏聞訊趕來了。女粧的張青禾被黎氏父女師徒四個人錯落跟綴着，公然不懼，往另一條街巷走去。黎老武師見兒子黎紹光尋來，微微點頭示意，從後面遠遠綴着；又向門徒郝允正示意，搶先一步去堵

。見女兒黎小霞來了，這老人心中不悅，怒目示意，催她回去。黎小霞年青好奇，張目一尋，反而緊趨幾步，撲到女粧的張青禾身旁，急急的釘看。她釘着張青禾，張青禾也釘着她；她認不出改粧的張青禾，張青禾却認得她。而且公然衝她一笑，脚下也放緩，還要湊過來說話。

一個女粧的狂賊，一個擅武的女子，彼此凝視，竟要通言。這便怒惱了老武師黎道朗，不禁搶行幾步，催促女兒趕緊回家。黎小霞無可奈何，帶着小婢，抽身回去。她這里往回走，女粧的張青禾竟佇足延頸，往回看她，直看她出大街，入小巷，他便要跟了過去。嗣見黎武師父子師徒惡狠狠的看自己，黎紹光尤其忿怒，竟要奔過來動手似的。張青禾覺到景象不對，這才微微一笑，輕舉蓮步，往另一小巷走進去了。

黎道朗，黎紹光，郝允正漫散開，前後跟綴着。張青禾走出很遠，三人跟出很遠。張青禾頓覺情勢不利，心想：「我的偽裝被他們看出來了不成？」情不自禁，低頭看了看裙下雙翹，摸了摸耳上墜子，才又緩緩前行；不便在黎家冲逗留，重往鎮外走去。

老武師黎道朗親自跟綴，直追出三四里地，漸漸不耐煩起來。遂命門徒郝允正，兒子黎紹光，遠遠釘住，教兩人務必認準張青禾落腳之處，留一人監視，派一人回來送信。囑罷，他自己抽身回家。

黎小霞姑娘被父兄催回，正自納悶，覺得女粧的張青禾眼神很可惡，不是女賊，就是男賊化粧的少婦。猜疑了一陣，黎老武師剛一回家，她便向父親盤問。黎老武師說：「這分明是個男賊喬粧的。」黎小霞說：「我看也是的，我哥哥呢？」黎老武師說：「我教他跟你郝

師兄綴下去了。」黎小霞想了想道：「這個人可跟張家桂枝姐姐的暴亡案有關嗎？」黎老武師道：「你不用亂猜，等你哥哥看準了賊人的落腳地點再說。」

老武師黎道朗當着女兒，不肯從自己口中，說出探花賊三字，可是他已然斷定了，張青禾確是喬粧婦女。候過一個時辰，黎紹光回來了。具說那個少年嬌婦模樣的人，經綴出很遠，始終沒有落腳地點，既沒有投店，也沒有到民家借宿。現時她獨行荒郊，在一座土山旁，大樹蔭底下盤膝枯坐，真像個窮途寡婦似的。彼時恰巧遇上郝允正的一個姓張的朋友。郝允正便邀那個張姓朋友幫忙跟綴。因為飯館寶泉居事情忙，所以黎紹光先回來了。

黎道朗老武師聽罷，心中默想，郝允正也是很精幹的人，不致於上當罷。但總覺黎紹光回來不妥，當下成事不究，對紹光說：「概上忙，你先回櫃罷。」黎紹光站起來要走，又對父親說：「我看這件事情，我們不要深管。這個少年嬌婦，如果真是歹人，只要不跟張宅那一案有關，我們只把他驅走就罷。如今白蓮教鬧的太兇，我想我們不必太已強出頭。」說著上飯館去了。黎老武師哼了一聲，也沒言語。

却不料黎老武師直等到下晚，還沒見郝允正回來，漸漸覺得情形不對。等到吃過夜飯，老武師大怒，喚來兒子，拿了武器，重新尋了去。尋到荒郊，找不到郝允正；到郝家去問，也沒回來。尋張姓朋友，却早回家了。問起來時，那女子忽然鑽進樹林，郝允正追入樹林，隨後就全失了蹤。

老鏢師黎道朗越發忿怒，抱怨兒子黎紹光道：「教你們兩個人釘着，就怕的這一手。你們倆一對糊塗蟲，弄不好，郝允正就許遭了賊人的暗算。」黎紹光滿面通紅道：「這該怎麼

辦？我想郝師兄也不會太笨罷？」黎道朗道：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現在只有一法，就是盡力到各處去找。」父子一齊出門，這時候新月已掛天空，郊野一片淒清。黎氏父子依照張姓朋友所說，到那樹林前後，往返排搜，並用口哨招呼。直找了半個更次，無人回答，反而引起村犬狂吠。又淌了好半晌，月色大明，最後才在叢草中，發見了被捆成粽子樣的郝允正。黎氏父子把他扶起驗看，口中倒沒有塞物，人却昏昏沉沉，好像中毒。黎紹光忙覓冷水噴救，倚仗他父子是本地紳士，就近喊醒了村民，借來門板，把郝允正抬着往家去。行至中途，郝允正蘇醒過來，細加盤問，才知是受了蒙藥的害。

這事總怨郝允正自己疏忽，又受了賊人美貌艷語的誘惑，才上了一個當。郝允正暗綴女粧的張青禾，起初張青禾也有點驚慌，意欲逃避，只是逃不開。後見黎紹光回去送信，荒郊中只剩下郝允正一個人了，張青禾便乘機拿出妖媚手段，反向郝允正勾搭。郝允正原本疑心他是男子假裝，因見他移岸就舟，便也湊上來，拿張青禾當做女子來調戲。張青禾假扮做青年艷孀，向郝允正眉目含情的說：「你這位客爺，放着大路不走，總綴着我們女人做甚麼？」郝允正惡作劇的說：「小娘子，你放着大路不走，總扭回頭來，看我做甚麼？莫非小娘子一個人太嫌孤單，要我給你做伴嗎？」

口說輕薄話，直湊上來，一面睜着一對狂放的眼，一面就要動手動脚。把一隻手直往張青禾肋下伸來，並且笑說：「我有小娘子鞋弓襪小，走路艱難，待我來攙扶着你走路罷。」很魯莽的拉住張青禾一臂，硬往路旁扯。此時荒郊以外，黃昏時分，近處一個人也沒有。郝允正故意把張青禾當做女人，似乎要施強暴。要借這猛拖強曳之勢，看一看張青禾脚下雙鉤

，是否足踩著木躑。張青禾果然被拖得踉蹌欲倒，故意哎喲哎喲的叫，口中不住討饒道：「客爺別這麼拉拉扯扯的，你老綴着我，不讓我走，你老打算怎麼樣？你老要好好的說，別動粗的！」

這麼很柔媚的央告，把個粗疏的郝允正引逗得弄假成真，居然生了調情之念，張青禾一面嬌怯怯的往後掙奪，一面軟語乞憐，決不大聲呼救。郝允正就雙睛冒火，猶笑道：「小娘子，我不管是真也罷，假也罷，現在曠郊無人，日影已下，你痛痛快快跟了我走，有你的便宜。你要不依着我，我就捉住你，捆上你，驗看驗看你，到底是個風流女盜，還是個男扮女粧的採花賊。小娘子，你不知我老人家也好男風嗎？」

郝允正且說且用強，把張青禾脚不沾地，直往草叢強架。張青禾頓時滿面通紅，益增嬌媚，口中不住告饒，身子也直往後閃，似乎他的力氣敵不住郝允正。他一而往外掙奪，一面往四周看，猝然一個冷不防，把袖中一物抽出，猛照郝允正臉上一撲。郝允正惡意調情，把張青禾看做念秧一流，疏於防範，不料遭了暗算。哎喲一聲，奮力掙扎，無如這藥力很大，况又是直塞到口鼻間。兩人開了交手仗，論力氣，論拳技，郝允正全不會失敗；可是他一受蒙藥，頭暈眼花，便被張青禾一撲倒地。郝允正仰面栽倒，女粧的張青禾反而壓在他身上。他努力踢打，張青禾不管不顧，只將袖中物按在郝允正的鼻孔上。郝允正漸覺不支，振吭大吼，又被扼住咽喉，功夫不大，便人事不省了。郝允正是怎樣被捆，是怎樣被拖到草叢，他全知道了。張青禾本要殘害他的性命，幸而村犬聲影狂吠，張青禾又沒帶着刀，郝允正這才倖免。

當黎武師父子，尋見了郝允正，用門板搭救時，只顧救人，可惜忙了搜賊。當時若能繞着附近細搜，必可發見潛伏的張青禾。現在只顧抬人往回走，殊不料反教張青禾暗暗綴下來了。

黎氏父子回到家，在堂屋中，把郝允正救醒，細問受給經過。郝允正非常羞慚，不肯說自己貪色被惑，只草草說受了蒙藥。問他：張青禾到底是男是女，他也說不清，問他：張青禾逃到何處，他也說不上來，武師黎道朗對這無能的弟子，大表不滿。正要呵斥他，又要細訊他：這功夫女兒黎小霞正立在旁邊，也跟着打聽。黎老武師因此有些話，不好當着女兒說；跟手郝允正的叔父尋來了，聽說姪兒追賊受害，反而抱怨黎老武師。郝老頭立時僱來了暖轎，把郝允正抬回家去了。

黎府堂屋之中明燈輝煌，黎老武師坐在太師椅子上，十分不快。先申斥兒子黎紹光，廢物無能；又罵郝允正枉生了三十多歲；旋又數落女兒黎小霞身上。「你一個女孩子家，這是訪拿淫賊的事，你出來做甚麼？」黎小霞見她父親有點洩憤遷怒，女孩兒家性子嬌慣，不由掉淚說道：「爹爹越老脾氣越怪，把我們全罵到了，也捉不着賊呀！」一頓足，轉身走回閨房，對着燈生悶氣。

老武師黎道朗真個是越老，脾氣越古怪了。他沒有訪着採花賊，又受了郝老頭的抱怨，竟把兒子徒弟罵了一夜。徒弟已走，兒子也躲到櫃上去了；這老兒沒的可罵，就很負氣的喝了一頓酒，說道：「你們還幫年青人，個個全渾蛋，又不聽話，又不受教，我再也不管你們的閒賬了。」竟氣哼哼的睡在書房，把尋賊的事丟下，不聞不問了。

那里曉得，因為他們父子師徒的嘔氣，竟便宜了採花賊張青禾，毀害了俠女黎小霞！

就在這天夜間，張青禾潛蹤重來到黎家沖，把黎武師家宅的門認清。三更以後，更躍登鄰房，伏在房脊上，窺有黎府的虛實。黎武師醉眠的書房，黎小霞安歇的閨房，都被他認準了。

這張青禾少年狂傲，暗算了郝允正以後，認為黎武師是個有名無實的老鏢客。他的門徒既如此不濟，他的本人和他的子女，其本領也就可想而知，稀鬆平常了。他把牙一咬，竟要惡作劇，鬥一鬥這個鏢師的全家。並且他已然兩次認準了貌美英爽的黎小霞，他早就起了痴念。心想，我是個武林人物，我若能得此女為妻，却是豔遇，我應該設法把她抓到掌握之內。

他想他的同伴桑林武說過，有一個武功很好的女俠，被桑林武誘擒失身；這女俠痛哭之後，竟向桑林武說，情願嫁他為妻，但要他改行。不然的話，這女俠便要先殺桑林武，次再自殺。桑林武當時假意答應了，這個女俠居然將錯就錯，真個委身相從。不過弄到後來，桑林武不改惡行，這女俠到底悲憤而死了。張青禾想到這一節，認為桑林武太狠，他說，自己若能得到這麼一個多情美貌的女俠，他就一定拿他當妻室看待。現在張青禾看上了黎小霞姑娘，他要想法子，把黎小霞弄到自己掌心。

黎小霞在閨房中對燈枯坐，悵惘無聊。她是個很受父母寵愛的嬌小姐，今天橫被父親吃醉酒，數落了一頓，把她氣哭了，對着燈生氣，要睡。又無倦意。這功夫，少年賊雄娘子張青禾已然悄悄掩入黎宅。溜到後窗，破窗偷窺，看見了燈下負氣的黎小姐，穿一身粉地碎花

，家常短衣褲，長裙已然脫下，顯得體格苗條，嫩白手臂，支著下頰，看看燈下的刺繡活計，一言不發。閨房佈置雅素，沒有張桂枝的繡房那麼華麗，却在壁上掛着一隻箭袋，一把弓囊。還有一把綠鞞鞘的寶劍，擺在梳粧台上，似乎是剛取下來的。黎小霞坐在桌旁，發了一回怔，歎了一口氣，忽將銀燈挪到綉榻旁的小茶几上，似乎要上床。不知怎的，又不肯解衣入睡，連鞋也不脫，和衣倒在床上。

這一來，張青禾在後窗看不見了，便要繞到前窗；却又隱隱聽見前庭有人說話，他便藏在暗處偷聽。原來是黎小霞的嫂子，也就是黎紹光的妻子，聽使女說，小姐跟老太爺嘔氣了，特來安慰小姑。到了閨房，一直進來，坐在床邊，向黎小霞解勸：「老爺子輕易不鬧脾氣，就怕酒喝多了，免不了嘴碎。今天老爺子連眼珠都喝紅了，你哥哥已然教老爺子數落走了，姑娘就別生氣了。老人家決不是跟姑娘生氣。實在是跟郝允正郝師兄鬧拗。」

姑嫂二人說了一回話，黎小霞似乎消了氣，坐起來了。過了一會，黎娘子出去了，黎小霞起來掩門，摘下首飾，梳了梳鬢髮，預備睡覺。張青禾睜着一對色眼，偷看黎小霞的舉動。果見黎小霞放下帳鉤，脫了綉履，換上睡鞋，抬眼看了看窗，便上了床。從帳子內，探出半身，把燈也預熄了。在張青禾眼中看來，黎小霞已燃熄燈登榻，解衣安眠了。

張青禾大喜，看了看四周，各屋燈光多已熄滅，估計時候，早到三更以後了。立刻活動起來，把薰香盒子打開，點着，發出濃烟來，破窗送到綉房，輕輕扇動機關，把薰香完全輸入屋內。

約莫有一刻功夫，時候差不多了，便撤出薰香盒子，熄滅了煙，放在百寶囊內。然後退

離後窗，輕輕跳上牆，繞到前庭，外查勘了一遍。偏巧黎府上並沒有司夜的狗，院中一點防備都沒有。張青禾溜到上房，側耳偷聽了一回；又溜到書房，偷聽了一回，知道全院都入睡鄉。他就大放寬心，暗笑黎武師有名無實，竟如此廢物。他這才把精神一提，不走後窗，仍到前庭，掏出小刀，摸到黎小霞的閨房門前；把小刀插入門縫，輕輕一挑。只聽得嘩啦一響，門了鳥似已被挑落。張青禾將欲推門，又回頭看了看。漆黑的庭院，悄然無聲。張青禾放心大胆，收小刀，抽寶劍，左手提着，右手便推門房。不料隨手一推，只聽吱呦呦響了一下，竟沒推開。

張青禾心想，也許門了鳥集然挑下來，另外還有插筊。張青禾把寶劍換交左手，右手再抽出匕首，插入門縫，輕輕的劃動，先往上一挑，又往下一挑。居雖發覺，約當四尺高的地方，有東西阻擋刀鋒；這一定是插管了。張青禾用力往上撩，竟撩不動。改用刀尖，一點一點的撥，漸漸撥開了；便信手一推，門扇依然吱吱的作響，依然推不開。更用匕首刀，插入門縫，上下重劃，覺得在三尺多高的地方，又有了阻礙了。

張青禾心中詫異，明明記得三尺高的地方，原有了鳥，已被挑落，是怎的又掛上了。莫非是屋中人已然起來，自己在外面撥門，屋中人在裏面上上了拴？

張青禾此時異常胆大，怒恨了一聲，把匕首拚命插進門縫，拚命用力挑劃，結果，裏面的拴挑開了，又掛上了，始終無效。按理說，張青禾應該明白，這是遇見了勁敵。當謀改計；而且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他竟欺負黎武師的無能，低聲怒罵了一句道：「我偏要弄開門，我不信屋中人會破了我的薰香。」便將匕首刀插起，一手提劍，俯下腰來，一手扣住門扇

下端，要把門扇硬端下來。

這閨房的門，原是格扇，很容易往上端的。張青禾單臂用力，響了一聲，把一片格扇門端出槽了，便急急一側身，往裏一推，推開一尺多的縫子。張青禾急急的往後一瞥，耳目留神，身手急進，把半個身子掩入閨房。

張青禾太大了。一心欺負黎小霞姑娘是少女，又中了薰香，料想無甚伎倆。却不料他身子剛剛鑽進閨房，背後側面便有一道冷風襲來。張青禾倒是防備着了，急急的往旁一閃身，拍的一下，肩頭上被釘上很尖利的一物，立刻火辣辣的疼。張青禾大怒，利劍一揮，旋身索敵，就手把肩上的暗器拔下；是小小一枝袖箭，幸未深入，却也鮮血迸流。忙按了一下傷口，照袖箭發放處，用原箭還打出去。拍的一聲，知道打空了。

這時閨房內銀燈已滅，滿屋黑洞洞，幾乎對面不見人。只發見後窗已然洞開，似乎窗扇已然落下。張青禾正在挺劍索敵，敵人已先尋來。黑忽忽的人影，一聲不響，刷的一聲，又嗖的一下，一陣利刃劈風，猛撲過來。張青禾急忙招架，先躲開第二枝暗器；然後揮劍迎門，把對手的兵刃架住，就手一送，還刺出去。

對面人影然不出聲，揮動手中兵刃，照張青禾劈，刺，挑，扎，剛遞手，便發了四五招。張青禾肩頭負傷，自悔大意輕敵。可是對手不出聲呼喝，他也戀戰不退，把嵩陽派劍法施展開，和敵人摸黑狠鬪。轉眼間，在閨房中間，一進一退，對鬥了七八招。

對手使的也是劍，倒也招熟手快，只是膂力不濟。張青禾隱隱聽出對手嬌喘吁吁，進退輕飄，一定是黎小霞姑娘本人。張青禾低聲喝道：「丫頭，趕快投下兵刃。有你的好處，不

然我可要下絕情了。」恰見對手在黑影中，向自己這邊凝眸窺看，跟着一聲不響側身進劍，又照張青禾咽喉刺來。張青禾故意賣一招，容得敵手的劍刺到，方才一閃身，右臂用足力量，把劍鋒照敵劍狠狠一削。敵手抽招不及，兩口劍相碰，鏗然嘯響，激起火星。敵手不由得喊了一聲：「哎喲！」

張青禾說道：「好！」認定人影就是黎小霞，低聲罵道：「丫頭。我教你嘗嘗，你倒有兩下子，我也給你一下子！」說到此，喝聲：「著！」約略方位，探囊取物，照對手臉盤打去。對手早有防備，似乎不怕他打暗器，只怕他打迷魂袋，倏然一俯腰，又往旁一竄，跟着失聲一呼，似乎摔倒。張青禾大喜，把利劍一順，撥草尋蛇，往前往下一掃，掃開了脚下磕磕絆絆的東西，立刻進步跟追。

不料，他才邁進兩步，脚下又絆着一物，黑影中幾乎也摔倒。趕忙的用劍一拄地，身往旁閃，奮足一掃。突然劈面又砸來一物，黑忽忽形狀甚大。張青禾趕緊招架，竟是一個洗臉盆架。張青禾摸黑奪住，對手的腕力似乎敵不住他，被他奪過來，就手還送過去。對手似乎用兵刃架開，撲登一聲，重物墜地。張青禾用劍又一掃，進步上前，欲要捉拿黎小霞。

這個對手真就是黎小霞。黎小霞姑娘少年性傲，自恃本領，要親手捉賊，並報那日誤中薰香之忿。無奈黎小霞畢竟是女子，氣力敵不住少年賊張青禾。她把屋地上擺了許多木器，想把賊人絆倒，賊人並不上當。可是黎小霞很負氣，不肯出聲呼援。自恃黑影中認得清屋中形勢，賊人卻未必活動得開，便往後退下來，退到屋隅，依然和張青禾支持。張青禾也太胆大，黎小霞不肯出聲，他也就昂然不退。兩人摸黑對劍，全不敢太迫近對手，只用劍尖突擊。

當下兩人又對了幾招，在張青禾覺得對手功夫很強；在黎小霞却覺得情勢惡劣，自己不是賊人的對手，有心喊救，又有點不甘心。這功夫，張青禾雙目凝神，漸漸辨清一切；很狂蕩的笑道：「你是黎家的姑娘，你打不過我，趁早依從了我，不要教我費事。黎姑娘，我是個風流人物，我很歡喜你，你趁早把劍丟下罷。不然的話，你可是作死，我要拿法寶取你！」

不論他怎說，黎小霞還是不言語，手中劍不斷照張青禾要害刺來。張青禾暗將一物取在左手，右手劍一展，照黎小霞下盤斬去。黎小霞微微一閃，正要還招；張青禾忽然冒險迫攻，直逼過來。黎小霞留神防備他的劍，他却將左手一揚，猝照黎小霞面孔抖來。黑影中，似乎泛起一陣黃霧，黎小霞吃一驚，急忙屏息躲避。黎小霞本曉得張青禾有薰香，又有迷魂袋，她已將鼻孔堵塞，自謂不用鼻子嗅，便不致於中毒受害。她自然不明白物理，人的呼吸，不止於用鼻，也還用嘴，嘴吸進蒙藥，肺裏照樣要受麻醉。黎小霞只道堵住氣孔，閃開正面，便不怕賊人的毒招了；那知力戰氣喘，口張喉開，立刻有一股毒氣入肺，立刻覺到了惡心欲嘔。

黎小霞自覺不好，趁精神尚未迷蒙，急急振吭呼救。「爹爹，快來！哥哥快來！」一面揮劍拒敵，一面覓路欲逃。

張青禾真是幹這個的，一看出黎小霞中毒欲逃，左手又將迷魂袋一抖，右手劍更惡狠狠照黎小霞高胸刺來。料到黎小霞心忙意亂，必然橫劍格架；果然黎小霞慌不迭的閃躲，右手劍也往外一封。張青禾正等着這一招，立刻把劍一收一發，猛照黎小霞的劍背上一搭一顛，叮噹一聲響，黎小霞的寶劍幾乎被打落。雖未脫手，可是虎口震得生疼，不覺的又失聲叫了

起來。張青禾大悅，叫道：「小姑娘來罷！」猛然進欺，直擠到黎小霞懷中，便要下手活捉人。

兩個人立刻開始了肉搏。張青禾奪住黎小霞持劍的手，黎小霞也奪住張青禾持劍的手。這樣一鬥，黎小霞上當了，第一，女子的氣力斷敵不過男子；第二，張青禾還有一只迷魂袋，越肉搏，越好運用。張青禾陰悽悽的發出猥褻聲調道：「小姑娘別動手了，跟我享福去吧！」兩膀用力，要俘擒黎小霞；並趁百忙中，用迷魂袋照黎小霞臉上一打，居然很得手，整個打在黎小霞臉上。但是黎小霞也正搶先招，把一支暗器狠狠插在張青禾的臂上。兩人同時受了對手的暗器，同時失聲叫喊起來。

黎小霞的鏢槍深入張青禾臂上，張青禾不負傷濺血。張青禾的迷魂袋打在黎小霞臉上，噠得黎小霞喘不出氣來。雖然努力掙扎，狠命的閉住呼吸，雖然還沒有中深毒，却是先聲奪人，黎小霞吓得亂了手脚，不由心慌意亂。銳呼：「爹爹救命！」張青禾立刻再下辣手，這隻手把黎小霞一臂拖住，那隻手來扣咽喉，兩腿一錯，竟把張惶失措的黎小霞姑娘一退又一帶，脚下又一絆，整個曼倒在地下。張青禾趕緊的用迷魂袋來掩黎小霞的口鼻，整個身子壓了黎小霞，低聲喝道：「老實點，別動，看宰了你！」黎小霞發狂似地的掙奪，竟被張青禾很快的抽出兜包繩套，要將黎小霞搗走。就在這時候，迷魂袋藥力漸漸發作，黎小霞失去了爭鬥的力量，連喊也喊不出了。勉強出氣，連叫了幾聲。張青禾急用布套，往黎小霞頭臉上蒙套，黎小霞窒息欲死，竟被張青禾套住，用兜包一兜。黎小霞的兵刃早被張青禾打落，張青禾不覺間把黎小霞的武器，草草搜洗了一下，當下就要把人攆住背後，生生架走。

就在這時候，黎老奶奶在上房已然聽到了動靜，而且聽了好半晌了。這老奶奶直聽到門扇響，這才大驚坐起，大聲叱問，竟沒有問出答話來。這老嫗雖手無縛雞之力，畢竟是鏢客之妻，慌忙的爬下床頭，黑影裏摸了一隻銅盆，開窗猛拋了出去，噹啷地一聲，又振吭大聲喊道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於是院內的人多半驚動。內院全是婦女，黎老奶奶之外，便是黎大娘子；黎大娘子也是不懂拳技的，而且丈夫黎紹光也沒在家。黎大娘子竟冒險溜到外院，砸書房的門。

黎老武師在書房負氣飲酒，老早的睡了。直到兒媳婦敲窗低叫，方才醒轉。只聽得鬧賊二字，陡然驚醒，這老人一躍下地，摸着枕邊一把刀，又抓起鏢囊，衣履未整，慌忙的開門跳出來。剛喝問了一聲：「賊在那裏？」不等答話，如飛的搶到內院。探花賊張青禾背負黎小霞姑娘，已然搶出廂房，撲奔後院。黎小霞身雖被俘，教悽冷的夜風一吹，閉塞的呼吸似乎暢通。拚命喊了一聲：「爹爹救我！」一打千金墜，往下一掙。張青禾正要跳牆，這一下竟沒跳過去，老武師黎道朗已然狂呼趕到。

張青禾大怒，持劍威吓俘虜，老武師黎道朗見狀大吼道：「好惡賊，胆敢搶人，快給我放下！」探囊取出暗器。要衝賊人打，陡又投鼠忌器。重喝一聲：「賊子，看鏢！」手一轉，閃開上盤，照下盤打去。鏢才發出，手中兵刃一擺，急急上步，照賊人刺去。張青禾獅子搖頭一擺，閃開敵刃，還劍急掃，兩個人在牆邊鬥起來。老武師且鬥且喊：又厲聲叫着女兒黎小霞的名字。黎小霞被賊人兜包套住，拚命嘶聲喊叫：「爹爹，爹爹，我中了賊的暗算了！」

老武師黎道朗怒氣填胸，酒已驚醒，手中刀如狂風驟雨，狠狠攻打。不料採花賊張青禾拿黎小霞做了擋箭牌，牽制得黎道朗不能下毒手。老武師忿極怪吼，阻住牆頭，不使賊人越牆擄人逃走。鬥了十數合，張青禾似乎支持不住，故意一敗，循牆急走。黎道朗趕上去，刷的一刀，心想砸飛張青禾手中的劍，便可硬上前，打交手仗。張青禾果然還劍一架，劍鋒碰刀刃，激出火花，張青禾失聲一叫。老武師大喜，一直追上來，刀花一轉，直欺到張青禾身旁。老武師情知惡賊張青禾背負一人，周轉不靈，立刻展開肉搏，奮力進身奪取愛女。

不意張青禾正要用他那一招毒計，容得黎道朗挨近身，提劍往外一封，把黎道朗的刀架開，立刻將左手迷魂袋一甩，整整打在老武師面孔上。這也是黎道朗搭救女兒心切，明知賊人有這種陰毒的暗器，他還想要緊快的鬥法，迫得賊人緩不過手來，而好就中取事。那知貪功過甚，這一迷魂袋打在臉上，陡有異香刺鼻，不禁大驚後退。張青禾看出對手驚慌失措，却又追進一步，再趕一招，把迷魂袋又打出來。黎道朗老武師到底年老日力不濟，趕緊還刀一挑。張青禾右手劍刷的砍下，將迷魂袋又一抖。老武師黎道朗急忙後退，張青禾趕上去倏蹴一脚；老武師咕咚一聲，仰面栽倒。張青禾哈哈的一聲長笑：「這樣的武師，真個丟人！」本要進身揮劍，刺殺黎道朗；不知怎的，稍一俄延，黎道朗就地「燕青十八翻」，滾出多遠。張青禾叫道：「老頭子，看在你女兒面上，我饒了你罷。」一手提迷魂袋，一手持劍，背後負著迷失知覺的黎小霞，很快的循牆急走，撲到後院，趨向短垣，這就要擄人越牆而走。

突然，角門黑影中竄出一人，喊了一聲：「有賊殺人了！」舉起黑忽忽一物，照張青禾

打去。張青禾側身一閃，便閃開了，只將手一抬，聽得咕登一聲大響，是重物墜地。旋又有
一個人在廂房屋門後大喊：「救命，殺人，有賊！」

這功夫，黎宅全院喧鬧之聲驚動了四鄰，更驚動了四鄰羣犬狂吠。少年賊張青禾有些心
慌，用盡氣力跑開來，往牆頭一躍，又沒有躍過去。張青禾便要成擒的黎小霞姑娘棄去不
擄，但又捨不得。黎小霞姑娘此時似已失去知覺，不能出聲，也不能掙扎。張青禾回手一摸
黎小霞，頓時變計，竟撞開後門，如飛的逃了出來。

黎宅的四鄰雖然驚動，竟沒有一個人，敢出來援救。張青禾放心大胆，揹著人逃走。黑
影中只從黎宅奔出來兩個人，一個是中毒被蹶，因而跌倒的老武師黎道朗。黎道朗人已氣糊
塗，想不到人老受欺，一世威名竟抵不住二十許歲的少年賊，氣極幾乎要自殺；還要追救女
兒，偏偏兒子又被他罵走，門弟子也沒在眼前。第二個追出來的，僅是他家一個長工，睡夢
中驚醒，抄起竹槓，赤背出來赴援。黎老武師急得說不出話，只連喊：「追，追，賊，賊！」
兩個人奔追出來，張青禾已將去遠。

黎老武師本可以追上，無奈頭腦涔涔，兩目昏花。他吃虧的就是他那一雙老花眼，一到
夜晚，十成本領不到兩三成，而且他又多喝了酒，倉卒間啞着嗓子亂喊急追，右膀似乎錯
了環，乾著急跑不動。那個長工崔福升，居然很忠勇，高舉竹槓，如飛趕上前，大叫：「好
賊，快給我放下人！」張青禾且跑且回頭，奔馳田野間，似乎胸有成竹；不過背著一個女子
，既恐人追上，又怕人看見。見黎氏主僕追趕甚急，故意緩了一下。等到崔福升撲到，抖手
一鏢，把崔福升打傷。張青禾冷笑道：「畜生，不要命就追。」立刻把崔福升吓住，大叫起

老主人來，腿上一鏢深入寸許，一拔下來，流血不止。張青不借此機會，把黎小霞背入林中。

轉眼間，老武師黎道朗趕到，長工崔福升坐在地上不住叫喚。黎道朗顧不得救傷，忙問賊人逃往何處，崔福升一指樹林；老武師捨死忘生，捨奔樹林，但等到一步一探，提防暗算，把樹林搜完；張青禾已擋著黎小霞，逃得沒影了。

老武師黎道朗擱面號啕，大喊大叫，可是女兒到底已被擄去。

黎小霞姑娘空挾着一身武技，到底被少年賊俘走。

當初被俘時，黎小霞神智漸昏，尙能掙扎。少年賊張青禾百忙中又將蒙藥照黎小霞口鼻塞去；黎小霞極力抗拒，終於耳輪轟的一響，天旋地轉，滿眼冒黃烟金花，人事不省了。也不知經過多大時候，黎小霞覺得周身奇冷，如被冰蛇纏繞，而且渾身骨節酸痛，身體也覺着有了變化，更覺頭痛若劈，氣阻喉塞。拚命一喊，沒有喊出聲來，一舉手，一抬腿，也轉動不得。費了很大氣力，僅僅睜開了雙眸，滿眼昏黑，似猶在夜間，鼻孔嗅得濕霉之氣，好像身埋坟墓之中。定醒良久，方才覺出，身子被綁在土室草榻上，小木板門大概倒拴着，小窗洞也被甚麼東西擋着，却從窗隙透過來一線微光，大概這時候已非夜間了。黎小霞非常難過，掙又掙不動，喊又喊不出，只發出輕微的呻吟來。但她立刻疑道自己已被陷入魔手，身在魔窟；便不敢再喊，只努力定醒。過了好大功夫，神智越發清明，更覺得自己不但手足被縛，而且渾身衣服也被脫去，現在身上只覆着一個被單。試努力掙起，才覺出雙足被捆在床腿上，雙手反縛，也難起勁。

黎小霞知道受了污辱，忍不住痛淚交流，尤其口渴得難受。現在被囚在這小土屋裏，正不知究在何處，也不知惡賊是否潛伏在一旁。想到這里，又悲，又恨，又愧，又無法可施。幸而腿被捆住，上身還略能轉側，努力欠起脖頸來，向四面一看，土室中一個人也沒有，室中也沒有什麼擺設；猜想這一定是惡賊的槩子窰了。若是賊人的槩子窰，外面定有監視肉票的賊黨。黎小霞向外看了一眼，累得脖頸生痛，又不禁慘然淚下了。想不到自己乃是個名武師之女，現在竟被惡賊綁了肉票，成了財神奶奶了。一個女子陷身盜窟，清白當然難保，自己遭遇更慘，這賊人多一半就許是父親的仇人，故意污辱自己。自己爲全名節，保家門，最好是趕緊自戕。但是如今被賊捆得一個結實，怎樣才能夠自盡呢？就自盡，怎能洗刷清白之名？黎小霞苦思無計，真有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之痛。更且怒火上騰，一點也不餓，只覺十分口渴，好像這渴比餓還難受。側耳聽了聽外面，沒有甚麼動靜，忍不住發狠道：「該死的賊，就這麼樣把我囚在這裏嗎？」正想處，忽聽外面唧唧喳喳，似有人說話。彷彿一個蒼老的口音說：「許是醒過來了。」又一個較爲幼稚的口音說：「大概醒了。」那個年老的口音，似乎帶着恐怖の意味說：「這件事可真不好，我們不管罷，他要毀我們；我們要管罷，這明明是犯法的事。這個女子據他說，是他逃妻，可是我明明看出，那是一個沒出閣的姑娘，又明明是我們本地人，怎會是他的逃妻呢？他拿刀子威吓我們，又拿銀子錢騙哄我們，我們不答應他，他要殺我們。常言說，奸情出人命，弄不好我們跟着打學誤官司呢。」

黎小霞在囚室中，聽見這樣的私談，已猜知這看票的不是賊人一黨，多半是被賊威逼利誘的荒莊野民。她想了想，要冒險發話，套問真情，忽然想：「且慢，我再聽一聽。」停了

一會，又聽出那個年老的人嘮叨着，抱怨命運不好，遇上這等犯法的歹事。那個年幼的人就說：「依着我說，咱們丟下這個破家，偷跑到鎮裏，找我們親戚藏幾天，不就完了。我們的家，就算教他們霸佔了，我們的人可能逃出虎口，不致於受他們的拖累。」那個年老的人說：「你這主意不行，若是行，我早就帶你跑了。要是只有那個年青的外來賊一個人的話，我們逃掉，他再也找不着我們。最可恨是汪老四，受了外來歹人的好處，甘心當他的小夥計，汪老四又是個地理鬼，我們決計跑不開，就跑開，也被他們掏出來。他們本說，我們如果妄想洩底潛逃，一定把咱們倆殺了。你說怎麼好？我又胆小，又腿腳不靈，你又太年青，我們簡直是閉門家中坐，禍從天上來。」說着低聲呻吟，微帶哭聲。那個幼年人似乎動了怒，剛罵了一句：「萬惡的狗賊，我上衙門告發他們去！」那年老的人很恐慌的阻住了，似乎又低聲說了幾句話，兩人全不敢言語，並且離開了地方。

功夫不大，便聽見一個湘中口音的粗暴男子，走了過來，罵罵咧咧，敲打柴扉，又喊了一聲：「陸跛子，娘賣比的，你上那里去了？」那個蒼老的聲音，大概就是陸跛，立刻噉應了一聲，道：「聽見了，汪四爺才回來，小毛子，快給四爺開門。」於是那個年幼的口音，便是陸小毛，趕緊的且答應，且奔跑，把柴扉開了，這門似乎還倒加着鎖。跟著履聲囊囊，汪老四進了院子，裏外巡看，喝問陸跛和小毛：「沒有人來麼？」回答說：「沒有。」又問：「你們出去了沒有？」回答說：「你老一走，我們這門就鎖着，我們連門口都沒去，我們就在這房後頭劈柴木呢。」汪老四罵道：「娘賣皮的屋裏的點子沒跟你們過話嗎？」回答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從你老走後，屋子裏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不是睡着了，恐怕就是……」汪

老四厲聲道：「恐怕甚麼？」陸跛低聲搪塞了幾句話，似乎是担心屋中被囚女子或已困頓垂危；汪老四說道：「放屁，你怎麼知道她快死了？你爬窗眼看了嗎？」陸跛忙道：「小人不敢。」

汪老四半晌沒言語，似乎正攀窗縫往裏窺看。被囚的黎姑娘橫陳草榻之上，早已聽出話口；見窗隙忽透微光，趕緊閉目不動，儼如昏厥。汪老四窺看良久，忽然說：「唔，別是真的壞了？不能啊！」轉臉來，低問陸跛：「這屋裏的女子沒向你們央告嗎？也沒向你們要求釋放嗎？也沒向你們要吃的、喝的嗎？」陸跛趕緊答應了一串話：「沒有說話，沒有央告，也沒有要水喝，要飯吃，就是一聲兒也不響。」汪老四咳了一聲道：「你們要小心了，昨天幕面的那一位是江湖上有名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這個女子是他的逃妻，也是個綠林中的女賊。你們可留神，別教女的宰了你，別教女的跑了。她只一跑，一定告你們；幕面的那一位也決不饒你們。好在那一位說了，只在你們這里耽擱三五天。不久還要帶這女的遠走高飛。只要平安無事，熬過這三五天，他一定償你們二百兩銀子，你們就發個小財了。好在你們這地方很僻，決沒有打岔的人來；就有人來，你們也別讓他進這屋，你可以往正房讓。這間小屋千萬別叫生人伸頭探腦，人家要問，你就說是產房。」隨又告誡陸跛：「你們注意屋中女，須提防她聽見動靜，狂喊救命。她如敢喊，你只管進去堵她的嘴，把她拍昏過去。」似乎將一物交給陸跛，說道：「她只一嚷，你拿這東西，照她口鼻上一蒙，不大功夫，她就人事不省了。你不許胆怯。只保得這幾天平安無事，你也發財了，我也發財了，別的事咱們全不管。好在這並不是綁票，也不是圖財害命，不過是那位幕面的綠林英雄，追拿逃妻罷了，咱

們一點也不喪陰德。就是經了官，咱們也不算犯法。這個女人嫁了人家，又跟情人捲逃，現在被本夫捉住了。人家本夫是個大英雄，不是楊雄，是石三郎，你明白了？」

這個汪老四的說的幕面英雄，黎小霞已聽出就是妖賊張青禾了。明明是採花賊，強擄良家閨秀，他却誣成逃妻。汪老四只顧誣詞欺騙陸跛，說話聲稍爲大些，有一多半話被黎小霞努力聽去，黎小霞幾乎氣瘋。可是，立刻明白了下手自救的門路，並且暗暗打定了主意。

過了一會，便聽見開屋門的聲音，門口人影一晃。那個陸跛想是避嫌畏罪，不敢進來，怕教黎小霞認出面目。那個汪老四戴了面幕，提着一隻小籃，走了進來。直到黎小霞身邊低頭驗視，黎小霞惟恐賊人或行無理，一聲也不哼，假裝昏迷，汪老四似乎看出來了，詭笑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喂，小娘子，別睡覺了。醒一醒，快吃東西，我們是不要餓死活人的。」放下提籃，輕輕給鬆解繩索，雙腿照舊紮在草榻上，只將攔腰縛肩的繩子鬆開，伸手要把黎小霞扶起。黎小霞睜開了眼，怒叱道：「閃開！」身軀一挺勁，自己坐起來了。面色蒼白，形容憔悴，却有一種冷然不可侵犯的神氣，從雙眸口吻間流露出來。汪老四似乎吓了一跳，身不由己，往後倒退。看出黎小霞不能掙脫綁繩，就冷笑喝道：「小娘子，你算是失手了，你不要發雌威罷。我是好心好意，給你送吃的，喝的來了，你不要吵嚷，你乖乖的認命，有你的好處。」遂將提籃中的食物和一壺水拿了過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我們曉得你手底下有兩下子，我可不敢給你鬆綁。你不要嚷，也不要咬，等我好好的喂你一點飯。」

黎小霞怒道：「惡賊，你敢過來！姑娘不幸誤落在你們一羣淫賊手裏，殺剛任便，你要作踐人，我可拚給你們。」說着，把牙咬得亂響，面目悲憤，直如落阱的獅子一般，神色十

分可怕。雙目閃閃，釘視汪老四；喝道：「姑娘誤中了你們下五門的薰毒香計，別看姑娘落在你們手心，你們不要妄想趁心。我看你們誰敢過來，我拿熱血噴他！」又道：「你不是害我的那個賊，你不要助紂爲虐。你一定是那惡賊的小夥計，你要放明白些，姑娘並不好惹的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可估量估量。架我的那個賊呢！你把他叫來！」

雄 娘 子

冊 上

印 翻 准 不 權 作 著 有

著 作 人 白 羽

發 行 者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徐 稚 鶴

發 行 所 百 新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

分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

香 港 支 店 皇 后 大 道 中

華 南 特 約 國 光 新 記 書 局

廣 州 漢 民 北 路 七 十 六 號

分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一 月 初 版

